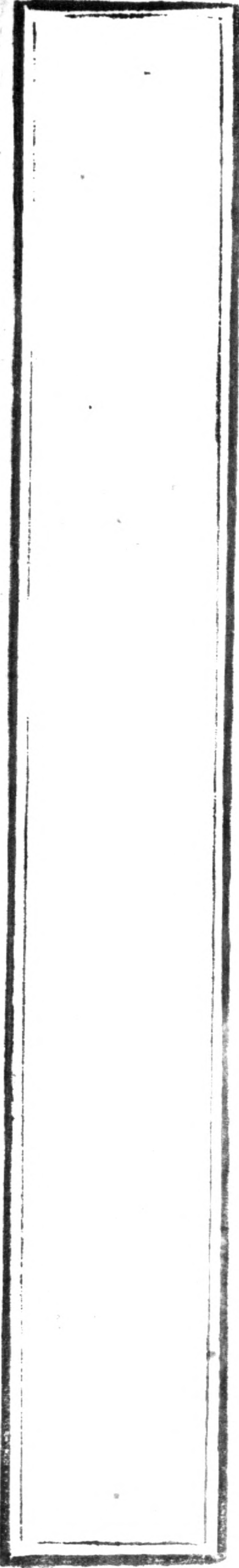


第四函之六册



王守仁

王守仁字伯安紹興餘姚人父華舉進士

第百一官

南

京吏部尚書母曰鄭夫人當娘而王母岑

夢神人

衣

冕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岑夫子墮地蹶不能啼

岑以氣噓而啼驚寤則已生守仁果蹶岑乃以氣噓

之而甦王父天叙名之曰雲生五歲而不能言一日

出沒群兒戲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奈何以名

泄之王父悟因為更今名即能言讀書過目誦十一

華壯上一日之市所與鬻雀者游客熟視之

出篋錢市雀而送守仁歸塾曰少年當貴極人臣立
大功名徧閱它弟子決其壽夭貧賤後皆驗自是稍
受經術工屬文一日謂其師曰讀書欲何為師曰取
甲第耳守仁曰讀書乃僅取甲第耶如聖賢何父華
聞而嘆曰異哉乃教令我愧見之然已負其材氣十
五訪客於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與諸屬國夷角射
因縱觀山川形勝慨然有勒碑燕然志踰冠舉鄉試
益好為兵凡三舉而為會試第二人登甲榜使治前
威寧伯王越葬因得細詢威寧用兵之詳然守仁少

則夢威寧貽之寶劍既葬而其子出威寧所佩劍為
謝則宛然如覩矣益自喜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
仁為策得八事上之言皆警劉尋授刑部雲南司主
事當直獄歲行盡而故尚書侍郎家畜猪飼以囚食
甚賄守仁悉殺以享獄卒及囚莫能詰也出決江北
囚事竣明年引疾請告前是守仁諸所善太原喬
宇河南李夢陽何景明輩切靡為古文辭已而厭之
因築室於陽明洞中頗習導引而無所得復與諸禪
衲偕往有所發明久之乃北上道山東而巡按御

史陸偁聘之主試程式文為諸省冠所得多顯名士
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時中貴人劉瑾等方稟上為狎
游南省臺臣戴銑等爭之甚切奉旨詔獄守仁上疏
力救之且言緹騎旁午拘繫載道即 陛下非有意
怒絕之而下民無知妄生猜懼自今而後雖有上聞
宗社危疑不制之事孰從而聞之幸寢前旨瑾銜其
言切亦下之獄廷杖四十歿而復蘇謫貴州龍場驛
丞瑾使人尾之急守仁惧不免至錢塘乃托投江而
輒舟自海至閩入武夷山中出鉛山訪上饒婁氏歸

又逾年始之驛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魍魎盡
毒瘴癘與居夷人駃舌雜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
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
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歿一念尚覺未化乃為石墀
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
之胸中洒灑而澁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又
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謀以談笑
始能忘其為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
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

之者不覺呼躍後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証之
莫不昭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
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
子亭翫易窩以居之思州守遣人至驛侮守仁諸夷
不平共毆辱之守仁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守仁
請謝且諭以禍福守仁致書復之守漸服水西安宣
慰聞守仁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
馬俱辭不受提學副使席書創書院命諸生師事之

始悟知行合一會水西宣慰有亂萌守仁為書婉曲
諭以利害遂止又明年瑾誅擢知廬陵縣至則首詢
里役察各鄉貧富奸良之實而低昂之獄牒盈庭不
即斲射稽舊制慎選里正三老坐申明亭使之委曲
勸諭勝氣焉訟之非至有泣而歸者由是囹圄日清
在縣七閱月所示民者大都諭父老使教子弟無令
僻蕩而已又立保甲清驛供社巫賽定水次免絕鎮
守橫斂至今守之為甲令云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
再遷吏部驗封司主事超為文選司員外郎明年進

考功司郎中是時楊一清為吏部罷守仁驟用之其
年進南京太僕寺少卿分署滁州縉紳之士非篤信
其說則恠之以為迂僻不堪用而是時王瓊為兵部
尚書獨奇守仁才以為不世出會南贛汀漳等處俱
有山賊憑險阻為亂郡邑苦之乃擢守仁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守仁至則行十家保甲法務使
姦無所容又以高皇帝訓勅其父老子弟賊聞而
易之弗為慮也時自郡邑輿臺至守仁左右及麾下
將較多為賊耳目當事一有舉動輒先覺莫可為計

守仁微得老隸最黠者至密室而脇之曰汝自知當
或否肯為極言賊情寔吾貫汝隸迫乃盡吐其詳守
仁笑而貫之守仁以南贛地連四省山險林深盜賊
盤據三之一前當事者多調狼達土兵動經歲年糜
費餘萬有損無益乃使四省兵備於各屬弩手機快
等項挑選驍勇絕群膽力出眾者每縣多或十餘人
少或八九人務求魁傑或行召募大約江西福建二
兵備各以五六百名為率廣東湖廣二兵備以四五
百名為率中間有出眾者優其廩餼署為將領除南

言
賴兵備自行編選餘四兵備官仍其原額量留三之
二委官統練防隘守城其揀退不堪者止追工食解
道以益募賞所募精兵專隨各道屯劄選官分統教
習之如此可無事於狼土之調矣守仁即移文三省
兵備尅期起兵進次長富村遇賊大戰斬獲頗多賊
奔象湖山拒守我兵追至蓮花石與賊對壘會廣東
兵方欲合圍賊急潰圍而出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歿
之諸將猶請調狼兵俟秋再舉守仁乃責失律者罪
使立功自贖親率諸道銳卒進屯上杭密勅群哨佯

言
言搗衆退師俟秋再舉陰遣義官曾崇秀覘賊虛實
乘其懈選兵三路乘夜啣枚並進直搗象湖奪其隘
口諸賊失險沒據上層峻壁襟下滾木礮石以次拒
守我兵奮勇鏖戰自辰至午呼聲震地三省奇兵泛
間道鼓噪突登賊乃潰奔遂乘勝追勦已而福建兵
攻破長富村芎巢三十餘所廣東兵攻破水竹大重
坑巢一十三所斬首泛賊屠師富溫火燒芎七千有
奇俘獲賊屬輜重無美僅三月而漳南數十年逋寇
悉平賜勅獎賚方守仁初議進兵諭諸將曰賊難據

險而守尚可出其不意則用鄧艾破蜀之策浚間道以出若賊果盤據持重難以兵克則用克國破羗之謀減冗兵以省費務在防隱禍于顯利之中絕深奸於意料之外此萬全無失者也己而桓苟狃於小勝不浚間道故違節制以致挫衄諸將志沮遂請調師守仁獨以為見兵三千有餘已足取勝遂親督軍出竟以成功還師立兵符申明賞罰之法因上奏云古者賞不逾時罰不後事過時而賞與無賞同後事而罰與不罰同况過時而不賞後事而不罰其何以整

齊衆心鼓舞士氣誠假臣以令旗令牌得便宜行事而兵不精賊不平臣無所逃死王瓊讀而嘆曰重權不與此人將誰與也覆奏改提督軍務給以旗牌一應軍馬錢糧事宜俱聽便宜區畫以足軍餉但有盜賊生發即便設法調兵勦殺不許踵襲舊弊招撫蒙殺重為民患其管領兵快人等官員不問文職武職若在軍前違期并逗遛退縮者俱聽軍法浚事生擒盜賊鞠問明白即行斬首示衆于是守仁得益展材用矣守仁又以賊久據險為患今雖幸破滅猶當為

拊背扼吭之策乃奏請設平和縣治于河頭移河頭
巡簡司于枋頭以河頭為諸巢之咽喉而枋頭又河
頭之唇齒也且為文撫諭諸賊辭旨隄惻懇至賊首
黃金巢盧珂鄭志高等遂相率皈命餉不足則疏請
通鹽法又疏請處南贛商稅先是都御史陳金以流
賊軍餉故于贛州立廠抽分許以廣鹽行于臨吉三
府起正德六年至九月而止至是守仁疏請暫行待
平定之日仍舊停止南安稅商貨于折梅亭後多奸
弊仍併府北龜角尾蓋不加賦而餉足已是時南贛

西接湖廣桂陽有桶岡橫水諸賊巢南接廣東樂昌
東接廣東龍用有剝頭諸賊巢賊首謝志珊號征南
王糾賊鍾明貴蕭規模陳曰能等約會樂昌高快馬
等大修戰具并造呂公車聞廣東官兵方有事府江
欲先破南康乘虛入廣先是湖廣巡撫都御史陳金
題請三省夾攻守仁以桶岡橫水左溪諸賊荼毒三
省其患雖同而事勢各異以湖廣言之則桶岡為賊
之咽喉而橫水左溪為之腹心以江西言之則橫水
左溪為賊之腹心而桶岡為之羽翼今不去腹心而

款與湖廣夾攻桶岡進兵而寇之間腹背受敵勢必不利今議者皆以為必須先攻桶岡然湖廣剋期乃在十一月朔橫水左溪見我兵未集師期尚遠且以為必先桶岡勢必觀望未備今若出其不意可以得志已破橫水左溪移兵而臨桶岡破竹之勢也於是分定哨道指授方略密以十月己酉進兵至十一月己巳凡破賊五十餘寨擒斬賊首謝志珊等五十七從賊級二千一百六十八俘獲賊屬二千三百二十四眾請乘勝進兵桶岡守仁以桶岡天險四塞中堅

往者夾攻數月無功其所由入惟銷匙龍葫蘆茶坑十八磊新池五處然皆架棧梯壑緣崖巔坐發礮石可無執兵而禦我師惟上章一路稍平然迂迴半月湖兵送入我師後往事皆非便今橫水左溪餘賊皆已奔之同難合勢為守必力善戰者其勢驗其節短今我款乘全勝之鋒兼三日之程百里爭利彼若拒而不前頓兵幽谷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矣莫若移屯近地休兵養威使人諭以禍福彼必惧而請服或有不從乘而襲之乃可以逞因使其黨往說

之賊喜方集議而橫水左溪奔入之賊果堅持不可
往復遲疑未暇為備而我兵分道疾進前後合擊賊
遂大敗破巢三十餘擒斬賊首藍天鳳等三十四從
賊級一千一百四俘獲賊屬二千三百捷聞復賜勅
獎諭因上言橫水左溪桶岡諸賊巢凡八十餘在上
猶大庾南康中四方相距各三百餘里號令不及以
故為賊所據今幸削平必建立縣治以垂久遠議割
上猶縣崇義等三里大庾縣義安等三里南康縣至
坪二里特設縣治于三巢道里適均山水合抱土地

平坦處仍設三巡簡司以遏要害茶陵復當桶岡之
中西通桂陽桂東南連仁化樂昌北接龍泉永新東
入萬安興國宜設關隘保障令千戶孟俊伐木立柵
移皮袍洞隘兵而益以隣近隘夫守焉議上悉從之
縣名崇義守仁進兵橫水時恐剽頭乘之乃為告諭
頗多感動惟池仲容曰我等為賊久官府多不可信
昔諭何足憑待金巢等無事降未晚也金巢等至乃
釋罪推誠撫之各願自報於是擇其眾五百人從征
橫水既破仲容等始惧遣其弟池仲安來附意以緩

兵守仁佯許之北征桶岡使截路上新地以迂其歸
內嚴備而外若寬假陰召被害者畫策皆言池氏凶
猾兩經兵勦無功嘗言狼兵來須半年我避不須一
月其留又不久也乃密畫方略使歸候期及桶岡破
賊益惧陰為戰守備守仁使人賫賜酋牛酒以察其
變賊度不可隱則詐稱龍川新民盧珂鄭志高等將
行掩襲故豫為防非虞官兵也守仁陽信之因怒珂
等擅兵讐殺移檄龍川將討之賊聞信惧且半復使
來謝會珂等告變守仁欲藉珂以紹三淵密語珂曰

吾姑毀狀汝當再來來則受杖三十繫數旬乃可珂
喜諾至是珂再至守仁佯怒數其罪狀且將逮其屬
盡斬之而陰縱其弟集兵守仁先期召巡捕官佯曰
今大征已畢時和年豐可令民家盛作鼓樂張燈火
為樂又曰樂戶多住龜甲尾恐招盜盡遷入城又遣
指揮及諸叅隨頒曆三淵時仲容等因疑守仁圖已
既喜得曆宴勞良厚使人因送容曰若輩新民禮節
生疎我來頒曆若可高坐乎眾然之於是仲容率其
黨與豪健者九十三人營於教場而自以數人入見

守仁聞之已匿兵形復令飭祥符宮以待故語之曰
若皆吾新民不入見而營教場疑我乎仲容惶恐曰
聽命耳即遣人引至宮供帳整潔喜出望外是時十
二月二十三也守仁既遣叅隨館伴複製長青衣油
靴教之習禮而時試之一日給賞老少互爭叅隨以
告守仁曰忌分別耳次日依序給賞衆始安仲容私
入衛獄覘珂叅隨故令獄卒匣繫珂甚苦衆莫不唾
罵數之比辭歸守仁曰自此至三泘瀆八九日即往
歲前未必抵家即至又當謁正徒取勞苦聞贛州令

歲有燈曷以正月歸乎其黨甚喜諸叅隨復貸之銀
俱欣然忘歸即謁正復辭守仁曰汝謁正尚未犒汝
奈何初二日令有司大烹於宮以次日宴是夕潛入
甲士六百人射圃度以六人制其一復密語叅隨龍
光曰每子千人汝可立屏下慰我否則入告計既定
詰旦集仲容葺院中盛設鼓樂內外不得聞聲乃名
屠人剖牛豕階下與銀曆酒肉两手莫勝復以花綵
絆繫已乃勞之酒三叩頭出令謝兵道既出甲士盡
殲之外門然人剖肉勞酒不令得見間有強者須七

八人乃屈至八十七人甲士且盡光入告守仁色變
光故緩行上階取茶造膝曰人盡矣守仁即指所賞
者曰汝後生昨日何得先長行須縛之而出日過未
已畢事蓋先時守仁已密遣千戶孟俊督珂弟兵又
為偽牌以捕珂黨為言故出池巢以相紹及是珂已
先歸夜將半守仁自率軍走三泖賊故阻水石錯立
水中守仁躡橋先行諸軍繼之無溺者門堅甚守仁
搗百人啣救卷旗持炮火緣後出登須臾後山炮火
四發旗幟滿山守者狼顧門遂破是為正月七日而

兵倫副憲楊璋守備指揮却文知府陳祥邢珣李教
推官危壽等皆從凡破巢三十有八擒斬賊首五十
八沒賊二千餘、奔九連山注議九連山橫亘數百
里四面陡絕須半月始達而賊已據險守仁選精銳
七百餘皆衣賊衣佯奔潰乘暮至賊巢下賊下招之
我兵佯應既度險扼其後路次日沒上下擊四路伏
起一鼓擒之撫其降首張仲全等二百餘人視地里
險易立縣置隘留兵防守而歸方守仁未至贛時已
聞有三省夾攻之議即謂夾攻大舉恐不足以滅賊

乃進攻治疏。方上而夾攻之命已下。守仁又以為夾攻之策名雖三省。大舉其寔舉動次第自有先後。如江西之南安。有上猶。大庾。桶岡。寺處。賊巢與湖廣桂東。桂陽。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湖廣會合。而廣東於仁化。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贛州之龍南。有洲頭。賊巢與廣東龍川。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江西與廣東會合。而湖廣不與焉。廣東樂昌。乳源。賊巢與湖廣宜章。縣接境。惠州。賊巢與湖廣臨武。縣接境。仁化。縣賊巢與湖廣桂陽。縣接境。夾攻之舉。止宜湖廣

廣東二省會合。而江西於大庾。縣要害。把截。夾攻。不與焉。若不此之察。必欲通待三省兵齊。而後進勦。則老師費財。為害匪細。今宜先合湖廣江西之兵。併力而舉。上猶諸賊。迨事之畢。廣東之兵亦且集矣。則又合湖廣。東之兵。併力而舉。樂昌諸處。逮事之畢。江西之兵。又得以少息矣。則又合廣東江西之兵。併力而舉。龍川。方其併力於上猶也。則始遣人佯撫樂昌諸賊。以安其心。彼見廣東既未有備。而湖廣之兵。久不及已。乃幸旦夕之生。必不敢越界以援上猶。及夫

上猶既舉而湖廣移兵以合廣東則樂昌諸賊其勢已孤二省兵力益專其舉益易當是之時龍川賊巢相去遠絕自以為風馬牛不相及彼見江西之兵又撤意必不疑班師之日出其不意回軍合擊蔑不濟矣既而以次盪平悉與前議合因奏設和平縣和平峒羊子地為三省賊衝要路其中山水環抱土地坦平人烟輳集千有餘家東去興寧長樂安遠西抵河源南界龍川北際龍南各有數日程其山水阻隔道里遼遠人跡既稀奸宄多萃相傳原係循州龍川雷

鄉一州二縣之地後為賊據止存龍川一縣洪武中賊首謝士真等相繼作亂遂極凌夷守仁謂宜乘時修葺縣治以嚴控制改和平巡簡司於泷頭以遏要害議上悉從之其相近各巢令自取便利分轄諸地其後一二恃強相抗者守仁自携兵勦之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再進副千戶守仁念非王瓊推心任之毋與成功名者每疏捷輒歸本瓊不容口而內閣輔臣與瓊交惡因而訾及守仁矣守仁雖旦夕軍旅而時與諸儒生講學後乃

為致良知之說蓋本于孟氏之良知大學之致知以
三言盡掃曲學之支離而直示以本心簡易痛切天
下高明之士樂於頓而惡簡束者喜其便交頌以上
接孔孟而拘方者不能無呶訾云時寧王宸濠方謀
不軌素浮慕守仁而畏其擁強兵上游使腹心劉養
正往探之養正固善守仁守仁亦使其門人冀元亨
應宸濠聘款以窺其為人語兩不合而罷會福建軍
人進貴殺官吏以致詔遣守仁往勘處未至而事已
平守仁因取道南昌抵豐城而宸濠反殺都御史孫

燧按察副使許逵劫府庫署置將相劉養正李士實
等守仁聞變即返而宸濠已遣兵千人追之守仁跳
漁舟得免儼還南贛是夕抵臨江至新淦邑令李美
善練士堅請留守仁登城曰汝意甚善惜城小耳四
日抵吉安知府伍文定力以大義邀之討逆守仁乃
上疏告變而移檄列郡暴宸濠罪俾各率吏士勤王
時巡按御史謝原伍希儒自嶺外復命道吉安守仁
留之紀功守仁兵未集而憂宸濠之兵速出曰南京
空城耳宸濠至則下矣南京下事未可知也乃佯為

撤諸郡邑使備餉云准兵部咨題請都督許泰邵永以邊兵四萬由陸取鳳陽道都督劉暉桂勇以京邊兵四萬由水取淮陽道督臣王守仁以兵二萬自南贛發揚旦以兵八萬自廣西發秦金以兵六萬自湖廣發皆會趨南昌所經由關供者以軍興法泛事又為蠟書貽李士實劉養正云得密示具為國至意第泛更使早出足一離省大事濟矣而故繫宸濠之謀示將斬而令點校監者偽若與宸濠款泄而縱之宸濠徵得書撤傍徨未決士實養正則皆勸之疾趨南

京即大位宸濠益內疑十餘日而汲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紹之留兵萬人屬宗支拱掾等為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號十萬襲九江南康皆下之進圍安慶不下守仁兵已集又諜知宸濠離南昌乃大喜整衆發吉安明日至樟樹鎮又二日誓師次豐城諜知賊使精卒四百設伏新舊廠以應省城發精兵四百襲破之先是南昌為備甚嚴聞廠兵潰一城皆驚又見我兵驟集益喪氣衆乘之呼譟梯絙而上遂入城擒拱掾及中涓萬銳等千餘人宮人多焚歿城中頗多

殺僂守仁猶在後軍質明始知之建大將旗鼓入城
申約束拊循其脇從吏士然已不能無所傷殺矣宸
濠聞南昌告急遂解安慶圍移兵沅子港先分兵二
萬趨南昌身旋繼之守仁偵知其故問衆計安出多
以賊勢強盛宜堅壁觀釁徐圖進止守仁曰賊勢雖
強未逢大適惟以爵賞誘人今進不能退退無所歸
衆已消沮若出奇擊惰不戰自潰所謂先人有奪人
之氣也會撫州知府陳槐進賢知縣劉源清提兵亦
至守仁使伍文定等以四郡精卒三千分道逆擊之

都指揮余恩以游兵四百往來為疑兵而陳槐等復
以兵二千分為十餘軍張疑設伏與文定等相應與
其前鋒遇于黃家渡文定等佯北以致之賊爭利進
而亂邢珣以所部衝擊斷其中堅文定恩等乘之伏
起群賊遂大敗退保八字腦宸濠俱盡發南康九江
之城守者以自益守仁乃分兵襲取之明日復大戰
我兵小却守仁急命取先却者頭益爭奮賊大敗擒
斬三千餘溺水死者以萬計宸濠益大惧乃聯舟為
方陣盡出其金銀以賞士而詰責敗者將斬之未決

而我兵四面至炮火碎其副舟遂奔潰妃嬪多沉水
死遂擒宸濠與其世子眷屬李士實劉養正等數十
人斬首三千級溺水者二萬餘弓刀衣甲器物十餘
萬尋分道搜捕其餘黨殆盡初會樟樹鎮眾議安慶
甚急宜引兵拔之守仁曰南康九江皆為賊有若越
二城趨安慶賊必回軍死閉安慶勢不能援是我腹
背受敵也今南昌既破賊失內據必且歸援如此安
慶之圍自解賊亦且成擒矣率如計時上以親征
名已至涿州捷聞寢不下前是守仁上宸濠偽檄末

謂陛下在位一十四年屢經變難民情驛騷尚尔
巡幸不已以致宗室黜者謀動干戈莫竊大寶且今
天下之覬覦何特一寧王天下之姦雄豈直在宗室
興言及此悚骨寒心昔漢武帝有輪臺之悔而晚節
莫安唐德宗下奉天之詔而士民感泣皇上宜痛
自刻責易輟改絃罷絀奸諛以回天下豪傑之心絕
迹巡游以杜天下姦雄之望則太平尚有可圖臣民
不勝幸甚左右多弗悅以守仁方起義師不能難也
而武上則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總督軍務率京

邊驍卒數萬南下使太監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
暉為提督以數千人由江而上抵南昌成固掩為已
功故留守仁之疏不下守仁乃停宸濠取道淞江以
獻忠泰等使人要之於廣信欲追還宸濠縱之鄱湖
俟上親與遇戰而後奏凱論功速遣人至廣信守
仁弗聽抵錢塘而遇太監張永時稱提督贊畫机
密軍務在忠泰輩上而故與揚一清善除劉瑾天下
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永悅守仁極言江西遭禍
亂民困已極不堪六師之擾永深然之乃曰吾出為

群小在君側款左右調護聖躬耳非為掩功來也
弟順皇上之意猶可挽回稍逆之徒激群下之怒
無救於天下大計矣守仁信其無他乃悉以宸濠等
付永而身至京口欲謂駕不果會有巡撫江西命乃
還南昌而忠泰等前已駐師南昌衛守仁不待故縱
其卒傲守仁欲以為爭端守仁厚加恩礼撫慰卒皆
悅乃不能有所加于守仁而歸復譖之於上謂守
仁且反獨張永保持之得免禍於是守仁請賑恤其
士民且以大水自劾語極懇切皆報聞世宗初召

守仁入受封而中有沮者謂國甫大喪不宜舉宴賞
中道止之特拜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机務遂乃歸省
父華於越尋論功封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正文臣
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父華亦得封如之華尋
卒守仁憂居而泛游者益衆相與推隆之又以功高
文臣預五等爵忌者蜂起有目為偽學者有以以下南
昌緞士鹵掠及得寧邱之金寶子女者至有謂初通
宸濠謀災其不勝而背之者言絕醜不可聞而所封
獨守仁與吉安守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它皆名示

遷而陰紕之守仁不勝憤乃上疏再辭爵且極論白
諸有功者温旨慰諭不聽會守仁所善席書與門人
方猷夫黃綰皆以議礼得幸上力稱守仁賢復為
言之張璉霍韜等皆推轂守仁然江西輔臣故衛守
仁不能特薦猶持前論以故推兵部若三邊若圍營
皆弗果用而最後田州土守岑猛驕不用命縱兵瀟
其鄰郡右都御史姚鏞討而誅之其二子跳別將盧
蘇王受各擁衆以叛兵驟進不利時謀易帥乃召守
仁起家以故官兼都察院左都御史總督二廣及江

西湖廣四鎮軍務討之守仁且至而徵兵已大集盧
蘇守亦素懼守仁威名寔甚守仁意不欲多殺既抵
南寧即上疏言臣惟岑猛父子固有可誅之罪然所
致彼若是者則前此當事諸人亦宜分受其責蓋兩
廣軍門專為諸徭獠及諸流賊而設若使振其軍威
自足制服諸蠻乃因循怠弛軍政日壞一有警急心
倚調土官狼兵若猛之屬者而後行事故此輩得以
憑恃兵力日增桀驁及事平則又功歸於上而彼無
所與蕪不才有司需索引誘與之為姦是以始而徵

發愆期既而調遣不至上嫉下憤日深月積刻之以
勢而威日褻寵之以詐而術愈窮至有今日夫即其
已暴之惡誠宜加誅然所以致彼若是者亦宜反思
其咎矣即所可憤怒者不過岑猛父子及其餘黨數
人而已其下萬眾則皆無罪之人也今岑猛父子及
其黨惡數人既云誅戮天討已行不為不勝盧王二
酋之憤遂不領萬命竭兩省之財動三省之兵騷然
塗炭者兩年於茲然而兩酋之首未得徒爾兵連禍
結民困益深無罷之民歿者十已六七山徭海賊乘

言大錄
彙搖動窮迫必死之寇既沒而煽惑之貧苦流亡之民又從而逃歸之其可憂危何啻十百于二首者哉不此之慮而汲汲于二首則當事者之過計矣臣以為且宜釋此二首之罪開其自新之路姑務息兵罷餉以休養瘡痍之民絕覲覲之奸弭不測之變迨區慶既定德威既洽之後二首若改惡自新則我亦何必固求其罪如尚不悛執而殺之不過一獄吏之事何必重煩天兵或者以為征之不克而遽釋之則紀綱疑于不振臣竊以為不然夫天子於天下之民物

如天覆地載寧有與藁爾小醜爭憤求勝而謂之振紀綱者昔舜征有苗謂宜不終朝而克頌歷三旬之久而後班師自今言之其不振甚矣然終致有苗之格而萬世稱聖古之所謂振紀綱者固若是耳臣諫膺重命沒事偏隅小醜非不可以僥倖成功苟免於怯懦退避然必多調軍兵多傷士卒多殺無罪多費糧餉又不足振揚威武信服諸夷僅能取快于二首之憤而忘其遺患於兩省之民但知邀功于目前而不知投艱于日後此人臣喜事者之利非國家之福

歲大錄

生民之庇臣所不忍也臣又聞流官之設徒有虛名而反受寔禍思思未設流官之前土人歲出土兵三千以聽官府調遣既設流官之後官府歲發民兵數千以備土人之反復流官之無益斷然可堵但論者以為既設而復去恐啟人言招物議是以寧使一方之民久罹塗炭而不敢明為一言寧負朝廷而不敢犯眾議甚哉人臣之不忠也苟利於國而庇於民歟且為之矣而何人言物議之足計乎田州切臨交趾其間深山絕谷皆獠犛之所盤據動以千百必須仍

存土官則可藉其兵力以為中土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自撤藩籬後必有悔思恩田州處置事宜候事平之日另行議奏疏下兵部覆議言守仁畧素優論奏必有所見但未經詢謀僉同恐非定論今與鎮巡守官熟計以聞其應施行者亦許以便宜行事守仁遂以便宜悉散其眾而僅留楚兵數千自衛使使招諭盧蘇王受皆大悅率眾掃境叩南寧為四營而各挾其心脅數百人入見守仁為諭杖之一百然聽其人為伍伯既完事而已因改田州

言大錄
為田寧赦岑猛之後與盧蘇王受皆弗誅守仁抵南寧遂下令盡撤調集防守之兵數日內解歸者數萬惟湖兵數千道路阻遠不易即歸仍使分留南寧解甲休養待間而發盧蘇王受先遣其頭目黃富等訴告願掃境投生惟乞宥免一死臣等諭以朝廷威德令齎飛牌歸巢省諭期以速降免死蘇受等得牌皆羅拜踊躍尋率眾歸南寧城下分屯四營蘇受等囚首自縛與其頭目數百人赴軍門請命臣等復諭之曰朝廷既赦尔之罪豈忍失信尔等擁眾負固騷動

一方若不示罰何以泄憤於是下蘇受於軍門各杖一百乃解其縛又諭之曰今日宥尔死者朝廷好生之仁必杖尔者人臣執法之議眾皆叩首悅服謂朝廷有再生之恩當以死報各乞願殺賊立功贖罪臣隨至其營撫定其眾七萬餘人復委右布政林富等安插於二十六日悉命復業其地方一應經久事宜再計具奏上覽其疏嘉之先是斷藤峽等處徭賊上連八寨下道仙臺花相等峒諸賊連結數十餘巢盤亘三百餘里流劫郡縣屢征不服急則入萬山叢

言大錄
箐之中自潯梧上下軍民橫罹鋒鏑者數十年自韓
雍大征後無能平者守仁即用盧蘇王受芎且密召
永順保靖二宣慰司土兵使指揮唐宏芎分部護之
守仁故止南寧罷還湖兵之應調者偃旗仆鼓示不
為備度賊已懈令官軍四面集團永順攻牛腸保靖
六寺諸巢以四月三日合戰敗之明日破仙女山寨
又明日破油榨石歸大陂芎巢斷藤峽平十一日官
軍循橫石江分道而下永順兵盤石大黃江登岸攻
仙臺花相芎賊以請兵于烏江口丹竹埠登坼攻白

竹古陶羅鳳芎賊十三日克之二十三日布政使林
富率盧蘇王受芎別從新嚆道啣枚夜發直抵八寨
突破石門天險遂大奔潰二十四日破古蓬芎寨二
十八日破周安芎寨五月初一日破古鉢芎寨十日
破都者明芎寨十二日副將沈希儀思思土目常貴
芎分道邀擊諸寨奔賊十七日盧蘇芎復攻破黃田
芎寨六月七日破鉄坑芎寨餘賊僅千餘人且戰且
走會大風渡江溺死大半其脫身入山者投墜崖谷
必是役也因湖廣掣還之其將思田新附之衆卒不

滿八千時不滿三月而俘斬三千餘人深入三百餘里守仁以捷聞因言廟廊諸臣推誠舉任公心協贊故已得展布四体共成此功宜先行廟廊舉任協贊之賞以錄諸禦侮折衝之勞兵部覈奏得旨此捷音近於誇詐有失信義恩威倒置恐傷大体但各洞猺賊集日久勞亦不可泯王守仁姑賜勅獎諭有功人員下巡按御史覆實以聞守仁又上疏經畧斷藤峽善後事宜凡六移南丹衛城于八寨改築思恩府治于荒田改鳳化縣治于三里增設龍安縣治置流官

於思龍以屬田寧增築守鎮城堡於五屯事下兵部本兵持之戶部請覆勘學士霍韜等上疏謂守仁之成功有八善不以為功反以為過可乎臣等廣人也目擊八寨之賊為地方大患百數十年一旦底平不勝慶忭今兵部功賞未行戶部覆題再勘臣恐機會一失大功遂沮城堡不築逋賊未據地方可慮故冒昧建言惟聖明察焉時朝議歎之於八寨之後故其辭懇切若此侍郎林富復繼之然守仁方上疏而病矣既而病益甚上疏乞骸骨因北歸度大庾而卒

於南安舟中年五十八桂夢現上意不悅守仁因
奏參其擅離職并處置田州事宜失當下公卿議僅
不奪其爵而已罷世襲并輟卹典守仁有一子曰正
億久之上怒解始得襲錦衣衛副千戶隆慶初用
諫官言贈守仁新建侯謚文成賜葬予祭及贈誥詞
推明為元勳聖學正億得嗣爵守仁天資穎敏絕世
少而好古文辭爽朗多奇晚取詞達不能工也既以
氣節名世又建不世勳迨有志聖學力排紫陽併一
切盡掃去之其最後語門人云無善無惡者心之體

有善有惡者心之用知善知惡者良知為善去惡者
格物以此為一切宗旨

逸史臣劉振曰守仁少負奇氣不欲為俗學所困乃
遍求百家二氏有所得輒察其蔽輒逃之他求如是
者數過始獨得不傳之緒以致良知為三字符不可
易也於是風動海內英才就學者往之輕千里而至
守仁奮然崛起挺一齊於眾楚之林終莫能難然以
此講學即以此立身即以此服官建業固知心術功
名本非兩物學量自如斯耳若守仁者始乃謂之講

學故不列於經濟而入于理學以愧夫學力未到者
不能克濟時艱以虛談性命之為高者也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徐愛

徐愛字曰仁餘姚人王守仁之妹婿也弱冠領鄉荐

適守仁謫龍場歸論學於稽山愛深契之遂納贄稱

弟子奮然以聖學為己任正德戊辰舉進士知祁州

壬申守仁自考功遷南太僕愛亦自祁遷南工部員

外郎同歸越論大學宗旨益踊躍痛快如狂如醒者

數日傳習錄即是時所編也其自序云愛因舊說汨

沒始聞先生之教實駭愕不定無入頭處其後聞之

既大漸知反身寔踐然後始信先生之學為孔門嫡

傳舍是皆傍溪小徑斷港絕河矣如說格物是誠意
功夫明善是誠身工夫窮理是盡性功夫道問學是
尊德性且夫博文是約禮工夫惟精是惟一功夫諸
如此類皆落難合其後思之既久不覺手舞足蹈
既而與守仁同官南都爰性最警敏聞言即悟又善
發其旨時四方同志雲集守仁至不能應每令爰分
接之感時所歆而去守仁有南頓之命爰亦請告歸
方與諸門人謀耕雪上之田以待其師未幾竟以疾
終年僅三十一訃聞守仁哭之慟爰嘗遊南岳夢一

瞿曇撫其背曰尔與顏子同德亦與顏子同壽守仁
每語輒傷之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
靖間王守仁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
信畿首往受業焉畿少有俊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
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且眾嘉清
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楚而歸卒業
於師門守仁為治靜室居之逾年大悟曰致良知三
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嘉清丙戌守仁命赴公
車不答守仁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

王畿

王畿字汝中浙江山陰人學者稱龍谿先生正德嘉
靖間王守仁倡明理學以致良知為宗郡人駭而不
信畿首往受業焉畿少有俊才弱冠領鄉薦士望之
為去就及是以所聞出為諸士言願從者且眾嘉清
癸未試禮部不第立取京兆所給路券楚而歸卒業
於師門守仁為治靜室居之逾年大悟曰致良知三
字誰不聞信得及者惟我也嘉清丙戌守仁命赴公
車不答守仁曰吾非欲以一第榮子願吾之學疑信

者半而吾及門士朴厚者未通解穎慧者乏沈毅能
闡明之者無喻子今宦學者咸集都門子冒往焉歲
日諾在途自良知外口無別談自六經四書傳習錄
外手無別檢問有及時藝者曰業已忘之矣抵都門
歐陽德魏良弼洎郡縣入覲諸同志爭迎歲與相辨
証大為推服入場屋所為文直寫己見不教於時
格識者謂此非可以文士伎倆較也拔置高第而同
門錢寬亦在選時閣部大臣多不悅學歲語寬曰此
非吾輩仕時也不就廷試而還時師門來學者眾

王守仁不能徧指授則屬歲與寬分教之而歲所興
起者為多守仁論學每提四句為教法無善無惡心
之体有善有惡意之動知善知惡是良知為善去惡
是格物寬謂此是師門定本不可更易歲謂夫子隨
時立教謂之權法未可執定體用顯微只是一机心
意知物只是事若悟心是無善無惡之心意即是
無善無惡之意知即是無善無惡之知物即是無善
無惡之物蓋無心之心則藏密無意之意則意圖無
知之知則体寂無物之物則用神天命之性神感神

應惡固本無善亦不得而有也是謂無善無惡若有善有惡則意動於物非自然之流行者按有矣自性流行者動而無動者按有者動而動也意是心之所發若是有善有惡之意則知與物一齊皆有心亦不可謂之無矣寬曰若是是壞師門教法非善學也哉曰學須自証自悟若執權法以為定本未免滯於言詮亦非善學也時守仁將有兩廣之行寬謂曰吾二人所見不同盍相與就正焉晚坐天泉橋上因各以所見請質守仁曰正要二子有此一問吾教法原有

此兩種四無之說為上根人三教四有之說為中根以下人三教上根之人悟得無善無惡之体便從無處立根基意與知物皆從無生一了百當即本体便是工夫頓悟之學也中根以下之人未悟本体未免在有善有惡上立根基心與知物皆從有生須用為善去惡工夫隨處對治使之漸入悟從有歸無復還本体及其成功一也汝中所見是接上根人教法德洪所見是接中根以下人教法汝中所見我父欲發恐人信不及徒為躐等今既說破亦是天機說發

世時但吾人凡心未了雖已得悟不妨隨時用漸修工夫不如以此不足以超凡入聖所謂上乘兼修中下也德洪資性沈毅汝中資性明朗故其學亦因其所近若互相取益使吾教法上下皆通始為善學耳自此海內相傳天泉相証道服始歸於一云守仁發舟畿與寬追送嚴灘復和玄旨守仁舉佛家寔相勾相之說詔之畿泛旁語曰心非有非無相非寔非幻總者有無寔幻便落斷常辟之弄丸不著一處不離一處是謂玄同守仁亟可之守仁至洪都鄒守益暨魏

良弼歐陽德率同門三百餘人請益守仁曰吾雖出山汝中與同志里居寔竟此事諸君裹粮往浙相與質之當有証也明年守仁平思田婦卒於南安畿方偕寬處赴廷試聞變渡江渡邊迎至嚴灘與寬議服制寬以為父母在麻衣布經弗敢加焉畿請服斬衰以送於是共奔至廣信成喪扶櫬歸越經紀喪事廬於墓定服心喪三年建天真書院於省旨守仁像其中且以館四方來學者歲舉春秋仲丁之祭無問及門私淑胥以期集祭畢分席講堂呈所見於畿而

取正為心喪畢壬辰始赴廷對大學士張孚敬欲置
一甲不果開庶吉士科道之選欲引之畿弗應久之
授南職方主事尋以病乞歸病已待補時大學士夏
言議選宮僚其壻吳春畿門生也首以畿荐言曰吾
亦聞之但恐為文選所阻一往投刺乃可畿謝曰補
宮僚而求之非所願也言怒曰人投汝懷乃敢却耶
若負道學名視我為何如人遂大恨畿補南武選會
三殿災詔求直言六科合荐畿學有淵源宜列清
班備顧問言票旨詆為偽學而罷吏科都給事戚賢

官畿遂再疏乞休銓司報予告矣喻年當考察言使
謂考功曰王畿偽學有明旨即黜一人不可遺考功
雖附勢猶畏公議未敢決而知畿者來以書責考功
至以為不復知人問廉恥事考功怒遂決去以快意
而因厚自結於言故畿名雖高仕竟不達然終不以
是動心而學以講學為務所至接引無倦色自兩
都吳楚閩粵皆有講舍江浙尤甚會常數百人年八
十餘猶不廢出游有止之者輒對曰不肖豈真好學
但念時常處家以習心對習事因循隱約有容制其

命而不自覺者終離家出遊精神意思便覺不同與
 士夫交承非此學不究與朋儕酬答非此學不談晨
 夕聚處幹辦此一事閑思妄念與世情俗態無從而
 入於懷究極自己性命自然不與同志相切劘
 若同志中因此有所興起歆與共了性命則是眾中
 自能取益非吾有法可以授之也又曰不自百念已
 灰而耿々于心不容自己者有二師門宗說幸有所
 聞常年出遊思得一二法器相與證明衍此一脈天
 壤悠々誰當負荷六經四書之文厄於後儒之憶測

附會道晦學荒蓋千百年於茲矣先師首倡良知之
 旨千聖學脈賴以復續不肖晨夕參侍謬承受記時
 舉六經疑義面相指授欣然有契稽諸遺編所可徵
 者十纒一二衰年月力有限若復秘而不傳後將復
 悔師門之罪人也思得偕同志數輩相與辨析折衷
 問舉所聞編摩纂輯勒為成典藏之名山以俟後聖
 於無窮豈惟道脈足徵亦將以圖報師門於萬一也
 萬曆癸未卒年八十有六

... 言大錄 ... 卷之六 ... 錢德洪 ... 緒山先生 ... 倡道于越 ... 詩仁家居 ... 致俸使 ... 於守仁士 ...

錢德洪

錢德洪名寬後以字行更字洪甫餘姚人學者稱為

緒山先生三歲失怙而性開敏博學能文章守仁

倡道于越德洪與王畿首師事之推尊發明為獨至

詩仁家居七年德洪自歸省外無日不侍左右守仁

致俸使門弟子紀喪因才狂使僊居人金克厚者為

於謹厚守仁使司厨范厚語德洪曰吾學得司厨而

太進嘉靖五年德洪與畿厚同舉進士引疾歸卒業

於守仁士及守仁之門者守仁使德洪先引導之俟

志定有人乃與請見八年當殿試方北上聞守仁喪
遂輟試與畿迎喪廣信制服哭之搆天真精舍當湖
海之交像祀守仁收錄遺言與塔問語曰傳習錄既
殿試克教授蘇學以便養遷國子監丞立省愆堂教
諸生以悔吉吝凶之道遷刑部主事轉員外即坐械
繫郭勛許旨下詔獄與楊爵周怡講學獄中勳死乃
釋隆慶初荐復原職以老辭德洪洎少至老守其師
說既早廢周遊四方號召同志所至學者迎事而受
業焉

何廷仁字性之號善山雲都人也正守仁鎮處聚徒
論學廷仁聞鄉人黃弘綱所聞於守仁者慨然曰吾
恨不及白沙之門先生余之白沙也又何失耶其友
咸以不利舉業尼之弗聽會守仁征桶岡裹糧追送
相見于南康亡何下繼母憂歸斬然以礼自度不徇
流俗守仁聞之曰是能講以身者久之授以萬物之
体之論與致良知之說終夜思之達旦不寐忽有省
悟嘗曰吾人湏從起端發念處察識於此有得思過

半矣又曰知過即是良知改過即是本休其語學者
每曰學務無情斷滅天性學術有情緣情起慕不識
本心二者皆病又曰執有無而論莫若俱忘只聽良
知是非善惡真能自欺有情自無不知以至之更
無可知此皆若心察識而驗其必然不以人言少搖
奪也惟其悟之甚艱執之甚堅故言之甚詳而不憚
重復蓋謂舍此無以為致良知之實持此處久自庶
幾於一体之義而於言句稍涉精深微密輒搖手戒
曰先生之言無是無是凡海內談學之士人、吾之

廷仁亦人人視為知己至論學脈未嘗輕許誰何也
廷仁勇於克己而急於問學從守仁積十餘載一不
與舉業為念每試據理直書領往、出人右壬午舉
鄉試上春官久不第辛丑授新會知縣喜曰吾雖不
及白沙之門今幸聞其學又仕其鄉吾敢以俗吏臨
其子弟耶始至釋菜于祠而後視事乙巳遷南京工
部主事滿考授牒吏部乞致仕歸以壽終為人魁形
長髯廣目而豐準與人語心依所學無少長敏鈍咸
懇款援証譬喻指畫如有味予其中而不能吐者必

出渡謁守仁於越請益月餘既別守仁悵望不已門
人問曰何念謙之之深也守仁曰曾子所謂以能問
於不能云云若謙之良近之矣大札議起上疏抗論
忤旨下詔獄謫判廣德州復入越久之乃蒞任作諭
俗文以訓民生平未歷吏事而蒞官臨民務以誠心
相感發奸摘伏人稱神明顧嘗自誦曰如保赤子愧
未之能也撤淫祠建渡初書院延同門王良暨諸賢
講學興禮風動鄰郡薇寧池太間志學之風一時冠
江左守益啟之也上何陞南主客郎中日偕嶺南湛

若水涇陽呂柟聚講會守仁卒請告趨會稽哭臨存
撫其孤聚同門講學於天真書院久之起補南考功
郎中踰年召為司經局洗馬時與華亭徐階同郡羅
洪先毘陵唐順之相資切士類興起甚眾居頃之陞
太常少卿兼侍讀學士掌南院蓋當事者忌而遠之
也尋改南監祭酒乃遵成憲申章程以嚴立教俾出
入相友泚慝相勸歌詩習禮六館士相慶得師九廟
定有詔大臣自陳諸大臣皆惶恐引罪守益獨上疏
悵、按上下交修之義至引殷中宗高宗及妖為祥

語甚懇切遂落賤間住宇益自以身退草野學不大
行於世惟有講明道術覺人垂後為吾儒分內事於
是一以興起斯文為己任四方學者雲集輻輳宇益
溫粹寬博士無賢不肖悉容納揖受隨材而牖迪之
學者望其容色鄙心自消即孤介者自愧其隘執見
者自覺其偏博綜者自悔其支而負材抱奇擅長一
得之士咸夾然自夫如涉滄溟而自知川澮之小也
蓋其學以萬物一體為大以子臣弟友悌、相顧為
實地以戒慎恐懼健行不息為真功以寂感体用通

一無二為正學以肫、皦、介德天地為極致不立
異同不設險奧百家群議卒不能出其範圍之內而
精明純一能使海宇之士聞風而嚮服東越之學盛
於東南實賴守益并諸賢之力也嘉靖四十一年九
月卒年七十二寢疾中召諸子孫以篤倫載下愛人
為訓正衣冠端然而逝隆慶初贈禮部右侍郎謚文
莊子善太僕卿孫德溥按察僉事德溥太子洗馬皆
知學能世其家

聶豹

聶豹字文蔚別號雙江永豐人舉正德丁丑進士知華亭立法行政自其身始發諸奸欺籍所侵盜金萬六千以補民間積逋上下稱快濬築水利清理餘田以補民間坍塌在邑三年積穀至二十萬石復業民至三千餘戶豹才既高縣事竭集應手立判情法允當豪右屏息尤以興學育材為急時少師徐階在諸生中方弱寇豹試其文即以台輔期之諸生執經受業入陶冶者後多為名士召入為御史才數月三

上疏指斥大闢違制及部卿不職皆人所難言者已
巡按福建復奏罷鎮守太監趙誠及中官之司市舶
者追論延平守賊濫黜之建養正書院刻傳習錄二
業合一論以示學者人稱爲真御史而權貴以此嫉
之出爲寧波知府改蘇州治尚嚴厲曰吳人習縱肆
久不先約之以法教未易行也其後法舉而人果率
教踰年以憂去服除臥不起南北臺諫交章薦之辛
丑冬以虜頻歲寇山西召知平陽豹曰國方有急吾
不可以不赴既至歎曰是其民饒於財虜所必攻也

爲書諭富民及釋疑獄得金三萬餘修郭家溝冷泉
靈石諸閼隘募兵六千人親教練而使守之壬寅虜
果犯郭家溝守者摧其前驅虜知有備遁去御史以
聞世宗喜頌問侍臣曰豹何狀乃能爾耶擢陝西
按察司副使會當計忌者或竄其名拾遺疏中詔巡
按御史查勘前後五年經三御史咸謂無狀而鄉人
有謗之於執政者執政怒逮下詔獄豹泛容出見使
者易囚服慨慷就道室中悲號不勝若弗聞者門人
父老送之無不流涕豹神色不動第抗手而別未幾

執政亦下獄曰吾慚見雙江而豹與相對無怨尤色
執政大悔服明年事白落職歸永豐謗者先以他事
謫戍而執政亦尋伏法庚戌虜犯京師上切責兵
部及邊臣不任事而慨然有良將之思時徐階為禮
部尚書知豹良深因薦之于上三召拜右僉都御
史巡撫順天尋遷兵部侍郎協理京營戎政教與仇
鸞議不合已而鸞請調宣大兵入衛意在弱二鎮以
納虜豹疏陳四慮謂宜固守宣大宣大安則京師安
鸞益怒密伺其所為將中以罪數月無所得乃已壬

子遷兵部尚書首奏修邊牆建閘隘慎選將士預處
芻糧分屯重兵以控要害又奏城南關遣總督楊博
經略薊州邊務罷易州通州昌平三都御史冬虜犯
紫荆關豹檄邊兵乘其惰擊之斬首七百餘級加太
子少保甲寅加太子少傅倭寇蘇松奏設總兵官於
金山設把總于南匯吳淞江劉家河鎮江及淮之盩
城俾畫地以為戰守吳人賴之明年趙文華請視師
朱隆禧請差田賦開市舶大學士嚴嵩主其議譽之
於上豹執奏不可削俸去級群小乘間日毀之豹

遂以老疾致仕歸建賜老堂聚門人弟子講學曰吾
不得行諸天下庶幾行諸一鄉豹少受業王守仁之
門而與祭酒鄒守益宗伯歐陽德修撰羅洪先相發
明其師說切磋商論雖不苟為同所著有大學臆說被
逮稿困辯錄幽居荅述致知議略良知辯質疑存稿
癸丑十一月卒年七十七豹為人操履峻潔而丰采
凝拔望之令人歛服雖位列大卿而神思靜逸有飄
然巖壑高舉物外之氣歿之日家無餘金隆慶改元
追贈少保謚貞襄

歐陽德

歐陽德字崇一號南野江西泰和人少負奇資篤志
嗜學會王守仁倡道於處其說以為人心虛靈萬理
必具惟不蔽於欲使常廓然以公湛然以寂則順應
感通之妙自出乎其中而世儒往往索諸口耳其力
愈艱其於用愈窒非大學致知之本指於是舉孟子
所謂良知者合之大學曰致良知蓋明德之別名
耳而士溺於舊聞譁以為禪德獨曰此正學也亟往
受業精思力踐與諸同志友日夕相切劘者七年會

世宗踐祚求賢殊急守仁促赴公車遂登嘉清癸未
進士除六安知州隨事致知推以直民境內大治文
教聿興令聞茂著陞刑部員外郎尋以文行改翰林
編脩奉詔議郊祀悉指陳禮家說之同異終之曰禮
文中錯未可盡據而土木一興財費不貲惟益修勤
民之政上當於天心則異郊可也同郊亦可也於丘
可也於屋亦可也時服其遠識踰年遷南京國子司
業銳意造士作講學亭進四方耆學者與諸生講
論其間或以疑質為稽之徑訓詁以事物本於人情

參諸世變詰之使自識其迷謬徐而諭之使得其心
之所安德回善論說而誠意懇篤氣象平易士以是
日親亡幾轉南京尚寶卿遷鴻臚寺卿丁父憂歸服
闋留終母養不起益與同郡聶豹鄒守益羅洪先輩
以講學為事而四方學士未受業者幾半天下矣久
之以荐起復未至遷南京太常卿尋以原秩召掌國
子監事至則遷禮部左侍郎轉吏部侍郎兼翰林院
學士掌詹事府事教習庶吉士德受命歎曰此朝廷
所厚養以需大用者不宜徒以文為也教之如國子

而繼之以時政之所急聞者莫不興起壬子春拜禮部尚書首請建儲不報會詔二王同出府成婚德上言昔我太祖以父婚子諸王皆處禁中至孝宗以兄婚弟諸王乃皆出府今事興太祖時同宜如初制行之又引醮詞有承宗承家之說請賜裁定上知其意命分別舉行既而降諭寢之然婚亦竟不同日裕王母康妃薨德具喪儀援憲宗紀淑妃例為請詔視鄭賢妃淑妃者孝宗之母賢妃者上之諸妃附葬孝潔皇后墓側者也德乃損益二儀行

之而特建墳園以葬秦府為其中尉女請封德曰祖訓郡王孫六世以下世授奉國中尉女則封號止於曾玄蓋子女厚薄之差如此今將軍中尉分封日繁常賦不能給勢不得復於祖制所畧隆其恩禮疏請斷自五世以下授宗女宗壻之號給冠服婚資而聽其自便崇陽王以罪賜死例不得襲又郡王絕嗣者與親王異城則襲否則使將軍中尉一人以其官奉祀而崇陽王援他郡王例乞襲封德曰事當慎始此一府封諸府之乞封者且踵至民不堪矣具言不當

封狀請下諸藩禁毋妄有所乞宗室必罪降為庶人者例計口給食雖名之庶人其所入乃更於中尉故恒輕犯法而礼婚花生雖禁之不止德曰此利養厚耳為裁定其教率比中尉減三之一皆泛之弋陽建安樂安諸王爭揖寧府事喉其宗人相攻訐以幸已得德曰寧藩已絕豈復有府事須揖耶請令各治其府而故郡王之以罪廢除者其宗人各以世系分當之爭端遂息是年冬召直無逸殿與叅大政每遇事眾相顧未敢發或計利害震動失色德莫不立應而

意氣閑暇如無事時或問德矣以能此德曰吾惟求諸心心知其為是即毅然行之雖有害弗顧知其非雖利不敢為此吾所受於吾師而自致其良知者也當是時穆宗龍潛外邸兩府並處事勢危疑人情怛怛德周旋其間說言正論諸所題奏意恒在明少長之序杜嫌疑之端雖忤上意弗恤弗撓士大夫咸嘆以為難上亦察其持正卒優容之甲寅三月卒於官年五十九贈太子少保謚文莊德字度宏粹行業為海內所宗歷仕三十餘年隨在講學不輟育

成善類有裨世教者多矣及作秩宗海內想望其風
采未獲大用而遽卒士論惜之居家孝友教樽節衣
食以周其族置社倉於鄉集子弟教以禮義又為主
保伍法使相救助其後凶歲鄉人果得免於流徙劫
掠之患故德之講學士翕然從之者以其修諸身施
諸事能無愧于其言也隆慶庚午上泛江西撫臣
劉光濟之請勅有司建祠于其鄉以春秋次丁致祀
逸史劉振曰我國家崇德報功厥有懿典開國靖
難有大勲勞者並廟祀兩京其善蓋一鄉而勲業未

著於天下者則祠祀於其鄉此定制也至於功業未
登於廟祀而行業迥邁於一鄉為人心所共仰者則
又請於朝而勅建祠祀二百年來惟文成劉公文貞
楊公暨文莊三人而已夫文成以謀謨佐命於開國
文貞以經濟贊治於守文而文莊以說言正論衛
主罷於潛邸危疑之日蓋事異而功則同也至於講
明正學開牖人心則又二公所未迨專祠以祀誰曰
不宜耶

董灑字漫宗別號蘿石浙澉浦人少好攻詩遇時序
風物古跡奇踪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輒於詩寓
之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
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晨攜親知蕩舟江湖拖屐
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
凡所款之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奮往靡顧吳越好事
家往懸榻俟之因紀為五館記已遊會稽聞王守
仁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

問 董灑

董灑字漫宗別號蘿石浙澉浦人少好攻詩遇時序

風物古跡奇踪幽岑遠壑及夫人情世態輒於詩寓

之時名能詩者吳下沈周關西孫一元閩中鄭善夫

皆與之游往來賡倡遇佳晨攜親知蕩舟江湖拖屐

雲山凌危履險吟嘯忘歸放浪於形骸之外自得也

凡所款之至衝風雪穿虎豹亦奮往靡顧吳越好事

家往懸榻俟之因紀為五館記已遊會稽聞王守

仁講學山中以杖肩其瓢笠詩卷訪之入門長揖踞

言大錄
上生守仁異其氣貌且年老矣禮敬之又詢知其董
蘿石也與之語連日夜灑退謂何生秦曰吾見世之
儒者支離瑣屑修飾邊幅為偶人之狀其下者貪饕
爭奪於富貴歆之場而常不屑其所為以為世豈真
有所謂聖賢之學乎直假道於是以求濟其私耳故
遂篤志於詩而放浪於山水今吾聞夫子良知之說
而忽若大寐之得醒然後知吾向之所為日夜斲精
勞力者具與世之營利祿之徒特清濁之分而其
間不能以寸也幸哉吾非至於夫子之門則幾於虛

此生矣吾將北面夫子而終身焉得無以既老而有
所不可乎秦起拜賀曰先生之年則老矣先生之志
何壯哉入以請於守仁守仁喟然嘆曰有是哉吾未
或見此翁也雖然齒喪於我矣師友一也苟吾言之
見信矣必北面而後為礼乎灑聞之曰夫子治以予
誠之未積歆辭歸兩月棄其瓢笠持一縑而來謂秦
曰此吾老妻之所織也吾之誠積若茲縷矣夫子其
許我乎秦入以請守仁曰有是哉吾未或見此翁也
今之後生晚進苟知執筆為文辭稍記習訓詰則已

侈然自大不復知有從師學問之事間有或從師問
學者則闕然共非笑指斥若恠物翁以能詩訓後進
從之遊者遍江湖蓋居然先輩矣一旦聞予言而棄
去其數十年之成業如敝屣遂求北面而屈禮焉非
天下大勇其孰能與於此則如蘿石固吾之師也而
吾豈足以師蘿石乎灑曰甚哉夫子之拒我也吾不
能以俟請矣入而強納拜焉守仁固辭不獲則許之
以師友之間與之撰禹穴登爐峰陟秦望尋蘭亭之
遺迹徜徉於雲門若耶鑑湖剡曲日有所聞益充然

自得欣、樂而忘歸其鄉黨之子弟親友與其平日
之為杜者或笑而非之或為詩而招之返且曰翁老
矣何自苦若是邪灑笑曰吾幸逃於吾海方知憫若
之自苦也顧以吾為吾耶吾方揚馨於渤海而振羽
於雲霄之上安能復投網罟而入樊籠乎去矣吾將
從吾之所好而已自號曰從吾道人守仁為之記一
日讀內無遂寃心釋老忽若有悟者曰今日客得歸
矣塵緣夢幻耳於是援廬山故事與海門僧法聚集
諸緇侶結社丈室日精宗理又號白塔山人澗浦廢

寺有鍾臥地倍傳其靈異乃募資樹棲以登之甫訖
工而疾不起比屬續視日早晚日期至矣吾其歸與
口占一詩曰我非汚世中者儔偶來七十七春秋自
知此去無汚染一道天泉月自流遂暝人皆異之其
子穀任至漢陽守亦精於名理有四存稿行世

王良 子璧

王良字汝止別號心齋秦州安豐場人生而有珠在
其手左一右二條穎脩矧安豐俗負鹽無宿學者良
逮粗識論語孝經章句即邈焉希古聖賢肆口談解
如或啟之塾師無敢難者異日天甚寒見親以急務
盥冷水痛哭曰良為人子令親天寒盥冷水而不知
也尚得為人乎自是遂出代親役入掃舍捧席晨省
夜問如古禮唯謹又益行純心慧悟性無礙以經徵
悟以悟釋經行即悟處悟即行處如此有年忽覺心

量洞明天地萬物一体自此行住語默皆在覺中題
其座曰正德六年間居仁三月半即其悟入之始人
亦未之識也正德戊寅越中王守仁巡撫江西極論
良知自性本体内足大江之南學者翕然泛信良方
奉親鶉居皆未及聞也有黃塾師者江西人也聞良
說論語詭曰此絕類王巡撫公之談學也良大喜曰
有是哉雖然王公論良知良談格物如其同也是天
以王公與天下後世也如其異也是天以良與王公
也即日造江西服古冠服執木簡賦二詩為贄以賓

禮見守仁異之下階迎入良長揖上坐論學居數日
有省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
極微得諸心者也反服執弟子禮已守仁居越時
造越中請質已太息曰是某之罪也夫何風之未遠
也辭還家駕小蒲車二僕自隨北行所至以師說化
導聚而聳聽者無慮千百人罔不聞義感動未至都
下先一夕有老叟夢黃龍無首行雨至崇文門變為
人立晨起往候而良實應之良風格高古議論卓犖
同志相顧愕眙共匿其車勸止之留一月竟諧眾心

而返然良意終遠矣越五年守仁卒于師良迎哭于
桐廬經紀其家而還開門授徒遠近皆至良骨剛氣
和性靈澄徹音峽矚頷使人意消即學者意識踈漏
不敢正以視也其引接無間隸僕皆令有省雖顯貴
至悍戾不悅學者聞之皆對衆悔謝不及往見人
眉睫即知其心別及他事以破本疑機應響疾精蘊
畢露廓披聖途使人速進蓋其學以悟性為宗以格
物為要以孝弟為實以虛為宅以古今為旦暮以明
學故後為重任以九二見龍為正位以孔氏為家法

可謂契聖歸真生知之亞者也其言曰只心有所向
便是欲有所見便是妄既無所向又無所見便是無
極而太極語持功太嚴者曰君子不以養心者害心
有問放心難收者呼之輒應而起曰汝心見在更何
求乎曰即事是心更無心矣即心是事更無事矣郡
守召薛以疾謂門人曰致師而學不誠矣往教
不立矣不往是不仁也必往是不智也此道也雅不
喜著述或酬應之作皆令門人兒子把筆口占授之
能導其意所欲言而止晚作格物要旨求仁方諸篇

是君子以為百世可不易也故配越中為二王云或問先生奚以不仕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是良之仕也或謂先生為隱曰吾無往而不與二三子良何敢隱也兩救海濱之荒活千萬人御史洪垣構舍居其徒御史悌抗疏薦之不報子五人衣錦提補雍咸有成三璧最知名

璧字宗順學者稱東崖先生生九齡隨父之守仁所士大夫會者千人守仁命童子歌多嘯嚅不能應璧獨意氣恬如歌聲若金石守仁召視之知為良子也

說曰吾固知越中無此兒也輒奇而授之學是時王畿錢德洪皆在座守仁命悉師事之踰十年歸娶已復之越留八載師友相陶冶氣味神涌耳新目明派流遡源沛如也久之守仁卒良始授徒淮南璧相之覃思悠然講論鏘然不啻守仁之存也良歿璧望日隆四方聘以主教者皆至歸則隨村落小大扁舟往來歌聲與林樾相激發聞者以為舞雩詠歸之風復出至是風教彬彬盈宇內矣黃安耿定向嘗晤璧迎謂曰衆多君解了於道有得君自謂若何璧曰道者

六通四關之塗也藉謂我有之將採取焉而又曰我能得之則已離矣定向天賞其言定為石交至金陵與多士講習連榻累旬博問精討靡不愜其欲以去居恒不煩繩削而動應矩矱非其義千金至前弗一眴也喪祭必遵古禮建先祠置祭田月朔率子弟肅衣冠致奠隨考一月中所為竟日乃罷蓋心齋以脩身格物為鵠而辭嚴取予敦孝弟恥宗族閑於行誼者毛髮必謹宛然先人之法度中丞凌海樓疏荐於朝部擬召用璧竟堅臥自如臨終屏婦女毋使近諭

門人子弟親賢講學語不及私年七十有七

林春

林春字子仁號東城泰州人少篤志嗜學以貧窘甚
幾廢業晝怕織履以佐朝夕夜則燃火讀書嘗日中
不能炊貫米於鄰弗得行歆自若其堅苦如是已而
受學於知州王君與其鄉先生王良始聞致良知之
旨輒嘖々自喜遂欲以躬踐之乃日以朱墨筆點記
其意向減否醇樸以自攻鏡久之悟曰此治病於標
者也於是駁々有意乎反本矣戊子領鄉薦壬辰舉
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除戶部主事以才優調文選司

吏部故矜崖岸鎖門謝客雖親故人不在拜示自尊
重雖諸寮中率自瑇瑁相猜抵春色溫氣柔不以行
能先人雖其名位絕不相埒者後下之唯謹門無
留賓日盱出部則徧走刺各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
講學意然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
厚者則相與扶衾被櫛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
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
中雖其志行與春絕不入者亦謂春長者不復猜也
而善類因之以聯者為多春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

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是時縉紳之士以講
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說者則
多推山陰王畿其志行幅實則多推春與吉水羅洪
先洪先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春猶面疵之以其露
才也為郎一歲以母有疾謝病歸養母病少間則出
寓故所讀書處與其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
走安豐就其師王良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
所未聞久之赴官補稽勳郎中調文選司春在銓曹
持廉秉公留意人才既長選事益思進賢黜貪慎擇

監司守令嘗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哉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故釐正品類恒惧失當精心甄別不憚煩憊竟以積勞致瘁病一夕而卒年四十有四出橐止銀四金不能制棺寮友為之歛以歸而不能治喪有司贖之錢以葬生平束修之問畏之若芑直行必惟人情之所安故不為菟崖斬絕之行言必衡乎力故

不為要眇浮濶之言於世紛華盛麗儂巧慧辨未嘗一有濡膩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廢學故士林語質行者必歸之焉

身居劉文敏

劉文敏字宜克安福人所居東南有兩山屹立並峙
 學者遂稱之曰兩峯先生云文敏自幼疑重端確不
 妄言笑既長不治家人生事矜莊堅勵篤志問學思
 所以自立於天地者嘗至夜分不能即枕一夕語與
 其族弟師泉曰學苟小成猶不學也蓋亟省之已而
 讀陽明傳習錄所論格物致知之旨與宋儒異展轉
 研思恍若有悟遂決信不疑躬踐默証久之惟覺動
 靜未能融貫乃歎曰非親承師授不可則買舟趨越

中見王守仁執侍門墻往復三歷寒暑歸而與師泉
砥切于家其學一以致知為宗而殫精畢志操存克
治一瞬一息不少懈逸語默作止事無鉅細必蹈準
繩深以未學馳騫空談遺忽實行為痛戒每與學者
言知体虛明皎如赤日但依此知自照自察以祛習
氣滌冗情織瑕勿留意念感應生之化之務協天則
雲銷日朗垢盡鑑明天全而性復矣其教人大指如
此不涉多岐詞簡而義切貌肅而衷懇及門之士敬
畏誠服同郡鄒守益聶豹羅洪先與時、聚處共証

所學豹獨揭未發之中與海內同志往復辨詰而於
文敏最所欽伏間舉主寂相質文敏曰發與未發非
判然二也能致其知則亦在其中矣嘗七宿松原與
洪先極論盡洩底裏洪先初覺未一已乃傾信任申
五月當誕辰諸子姓上壽畢文敏退居一室稱微疾
一日忽語其孫弘傑曰吾了當而歸矣明日遂逝時
年八十三文敏早遊邑庠已擅文章之譽一聞正學
即棄去不復應試布袍蔬食投跡林壑遊世不悔而
實修弥著撫院學臺郡侯邑長徃、引重知其不可

招致則降牒遺緘問老懷賢以寓其傾企之誠卒不
踰月有司濟祀于鄉賢祠

范瑾

范瑾字廷潤別號栗齋會稽人少讀書不務記誦能
尋究大旨弱冠棄舉子業卓然以古聖賢自期數從
名輩問學既又師王守仁所造易深然性狷介議論
時相左既而博考群經仰讀俯思乃恍然有悟以為
孔孟的傳惟周程得之未陸而下皆弗及也家貧無
旦夕儲嘯咏自若人莫能測嘗謂友人張元忭曰天
下有至寶得而玩之可以忘貧作古詩二十章歷叙
道統及太極之說幼而孤事母盡孝授業於外給其

毛耗每御一時品則愀然曰吾母安得嘗此輒投筋不食既歿執喪如古制至病瘠骨立醫者勸之茹葷泣曰必生命耳何可一日忘吾母母嗜素終身不忍食芋二兄皆早喪極力殮之撫其姪如己子積塾資為婚娶姪又早喪其婦將改適所得聘金悉以授之族人竊議其迂嘆曰吾恨貧不能止其他適也而又可利其入手晚歲名益著士大夫成敬信之然或以粟帛周堅却弗受也先後守令屢表其閭辟為鄉賓為社長輒以疾辭老病且革呼其子語曰我卒不諱寧

薄殮毋妄受人賻以污我與其邪而有餘寧止而不足獨不能效黔婁氏之妻乎尋獲愈一二助殮者悉反之其平生廉潔類如此元怵嘗屈致家塾數年雖盛暑冠服儼然道古今夜分不倦與人煦下無倨容而步趨不越尺寸里中人無老幼皆以范聖人呼之其孳下問學老而不衰每誦衛武公之言語人曰毋以菘而棄我庚午秋病臥數日忽起沐振衣危坐三拱手而逝年八十有二

... 嘉靖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以春秋魁禮闈廷
試對知人安民策日未及援筆萬言上覽之批云
能守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置一甲第三人
主上加意掄才親賜品題前此未有也授翰林院編

揚名

揚名字實卿別號方洲四川遂寧人而早慧方山
余瑋以理學文望汲引後進試其文詫為奇童潼守
梁鼎較士得名卷曰此鳳雛也薦于督學王廷相立
之坐隅難以經史應答如響廷相器之遂補弟子員
嘉靖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會試以春秋魁禮闈廷
試對知人安民策日未及援筆萬言上覽之批云
能守聖學以為本此乃知要之說置一甲第三人
主上加意掄才親賜品題前此未有也授翰林院編

修河南進白鶴文臣各獻頌獨名詩美不忘規
上優答之名幼悟王守仁定性主靜之旨至是與同第
羅洪先程文德洎守仁弟子歐陽德魏良弼薛侃結
社講學雅契夙心一日夢以字紙為棺殮明日語歐
陽德曰吾夢異哉其終以文字沒溺與德曰是在吾
子由是翻然務力行不欲專文藝懸守仁像于絳美
牆如見壬辰秋星變詔求直言名曰吾人講學正欲
為今日用豈徒口說耶上疏曰臣聞天無心也人天
地之心也人君之心民心之所統會也天無心因人

心之向背以為順逆人心向背係按君心之公私今
日星變之故豈不淺可推哉極言公私喜怒之偏用
人行政之失言過切直上不憚姑以納忠各之令
明言用人行政之實人謂須婉詞請罪庶回天怒
名曰進言臣之心也今聖明既許以言苟變初意
不惟欺君且自欺其心也遂上疏直言土木禱祀之
繁痛斥真人節太常陳道瀛之詭繆冢宰汪鏞
武定侯郭勛之欺罔疏入下獄鏞抗辯指為故相楊
廷和同族務置大辟學士廖道南忌席書官在其右

令婢走其家傳言指席學士主使且為劄疏稿飛語
 依以理官益嚴究意在書也名對曰納忠者平生所
 為尚須人主使耶屢加慘刑堅不可破理官無從究
 語奏上愈怒以同官程文德昕又交游侍郎黃宗明
 有疏論救並逮詔獄出三臣對鞫以次辨析詞誼懇
 怛理官及左右無不感泣會帝怒少解上其獄謫
 二臣官名戊瞿塘是獄初起朝士咸謂柄臣煽煽如
 楚方洲少年書生何力能支必至狼狽誣指釀成大
 獄人人危懼名屹立如山百端搖撼不得理官取獄

詞名恐必數百言不評不徇曲盡情理同事程文德
 謂婉切忠鯁優于疏章可謂威禍莫怵矣癸巳就戍
 所楚憲臣為闢靜暉書院多士雲從倡明正學是秋
 即奉詔致仕名自登第至被謫未及三年不得封慮
 二親無以歡遇節序稱觴集客務極所欲又築色養
 堂開內宴以招延諸親携諸孫勸酌以為常其弟台
 故善事親名友愛特甚台舉鄉魁名深喜曰台吾親
 愛子今可待吾以悅親矣三妹適士人後俱二親將
 有離憂即市舍旁地為屋上區別割產均給之俾得

時奉朝夕後盡讓已田宅膏美者於台曰汝子多於
 我非此不能立也而三族侍以舉火婚嫁者又甚眾
 養其妻劉之家如其妹其他舉義周急歸歿殯而全
 孤嫠無問貴賤費出不貲性介毅而能有容人忤已
 者即詬詈及門一無所省蓋其才豁略脫洒意至輒
 行動無拘滯而又善於用情故能周愛若此歲中存
 達屢矣然未嘗一書與人間與耆俊結社賦詩笑譔
 睨若不知有人世至論天下事往往剖截直易靡所
 顧忌其力誠若足以勝之所為詩文稱其為人下筆

如注有千里莫禦之勢絕不能組織崖岸突兀語嘗
 自謂得之沉思而出以率易二親先後沒痛毀幾殆
 殯奠寧過厚廬墓三年有鵲巢兔犬相馴之異免喪
 而病作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有猶及編觀槿野言庚
 辛集及詩文四十卷行于世

陳讓

陳讓字原禮閩人也少穎異不群為文奇崛遒勁而
 邃於盡性之學統承於虛齋蔡氏而宗考亭多所自
 得嘉靖辛卯舉鄉薦第一尋登進士授紹興推官聽
 獄稱平暇則進諸生校藝講學士彬、興起於時餘
 姚王守仁方講致良知之學其說與朱子頗殊俗儒
 泥於舊聞相率排之讓天資高邁獨悟其旨為學者
 解之云陽明先生惧人謂格物只是窮理只是窮理
 窮理只是讀書故以格物為主於行惧人以致知為

致聞見之知故加一良字於知之上非良知不足以
言知非格物不足以言致良知又云陽明之學入頭
處在格物要妙處在慎獨獨者獨知也獨只是良知
慎獨即是致良知此學初無足異不知世人緣何而
異之又謂宋儒之學萬分之中不無一失陽明發明
其所味至將以為宋儒之忠臣益友而非欲拾彼之
短以形己之長也今講陽明之學者輒掇拾宋儒之
短以為口實語養德之學則為薄德語講學之事則
無益於學而徒使陽明得罪於先儒可為深戒識者

避之徵拜監察御史遇事敢言無所諱避世宗既
嗣大統迎興獻太后入宮昭聖太后仍以藩妃
禮遇之兩宮以是有卻巨俠劉東山者睥睨兩宮間
將以奇論取富貴乃令其黨構誣張鶴齡兄弟有逆
謀左道咒詛詞連宮禁逮繫無辜數十百人都城騷
動諸司不敢出一語讓方視事東城遂捕東山下獄
究其罪東山度不可脫益令其黨告變且誣讓為張
氏羽翼併下讓獄讓從獄中上疏謂陛下有帝克
九族既睦之德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倡言漢武巫

盡之禍。陛下有帝舜克諧，庶豫之孝，而東山乃敢對。陛下公言慕秦遷母之事宜，亟正典刑以安宗社。其上覽，疏意稍解。會西曹鞠東山所奏，悉無驗。併其黨坐欺謾，伏誅。讓得還，戢京師晏如。當是時，徵讓仁壽宮，危人心，搖矣。已而興獻太后登遐，廷議遷興獻帝合葬天壽。讓以藩王不宜入祔，皇陵乃借堪輿家為言，顯陵氣脈不可洩，又重於勞民，請以衾帔交葬便。上初覽奏，怒甚，投疏於地。少頃，復取視，曰：「此言亦是。」於是遂定不遷之議。而執政從旁擠

之，竟奪其官。讓在臺中二年，疏屢上，皆侃侃大計，獨此二事，尤人所不敢言者。時咸謂讓有社稷之功焉。既退休，里中，日夕靜坐讀書，攷學問，口不談當世事。惟地方利病，所聞輒不惜齒頰盡之。為上官陳說，為人剛方，廉介見者，悚憚然。與之久處，談論慷慨，真意溢，出人益信慕之。上自承天還，猶問讓姓名。臺使者至，聞輒以讓薦於朝，而執政終忌之，置不用。家居十五年而卒。隆慶改元，錄先朝諫者，贈讓光祿少卿。所著有見吾文集二十卷，印武府志若干卷，行于

世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胡行恭 子天鳳附

胡行恭字民敬泰和人初孤穎敏強記家貧為童子
師取資供母晨起櫛沐伺寢門問所宜若以為常母
既沒家無餘資或竟日絕炊手一卷坐中庭曠然若
不為意性好讀書貧不能購則時從人乞假手錄
至數十部殫思天人之際究極物理之原每有意會
輒箋疏其義故善里中刑部郎周尚化尚化砥節剛
廉乃獨推重行恭一日貽書議及詔旨裁抑生員可
否行恭報書至再極陳其不可狀且曰裁抑之說起

於青衿之子請謂公事假私蹊以備員此固流弊之
甚僕則以為周士之貴秦士之賤皆有由來非可以
一一罪士也夫欲稟為射示人操矢欲稟為御示人
執轡今盡以科舉而督實行是猶誨射而示轡誨御
而示矢也豈可值乎故科舉之外必行荐舉則為行
之風倡必坐舉主則憑私之路塞就有儉邪之人懷
無狀之心者不得刺其間矣乃欲為定額以抑之不
亦後乎周得書歎服且曰使薦舉法行則首詣公車
舍行恭其誰即行恭雖伏蓬蓽不忘當時其誨子以

實行為學而戒務名富貴利達一不置諸口子天鳳
能遵其教嘗泛舟都何秦黃弘綱聞陽明之學初疑
信半久之中夜体認瞿然有悟曰是有本之學也乃
著自信篇文以理非在外特看理論以正後儒之誤
云

尤時熙

尤時熙字季美河南衛人少警敏不群弱冠舉於鄉
 時王守仁傳習錄始出士林泥於舊聞競駭而排之
 時熙計偕入京師一見輒有省晝夜讀之不休歎曰
 道不在是耶嚮吾後志於詞章抑末矣已而以疾稍
 從事養生家則又歎曰文成公致良知之旨所謂養
 生主者非欤何以他為自是深信而潛体之教然以
 聖學為己任嘉壬辰謁選授元氏學諭再諭章丘其
 教兩邑士一以文成宗旨委曲開導之兩邑士始知

有聖人之學庚子遷國子學正祭酒徐階雅重時熙
每令他館師生成取法焉辛丑年四十因念古人道
明德三語忽淚下居常以不及師事守仁為恨且日
學無師終不能有成於是以前弟子禮謁守仁門人晴
川劉君而師事之會劉君以言事下詔獄則書所疑
契時以沒犴狴中質辯不少報甲辰遷戶部主事甫
滿三載以母老乞終養歸家居三十餘年日以修德
明道為事足未嘗一涉公庭所居環堵諷詠自若郡
守或以官地遺之謝弗受不妄與人交然於後進有

向學而未者輒喜動眉宇與之言終日不倦其所問
答隨人深淺而要歸於提撕其本心令聞者各有所
省其大旨率祖王守仁而得於體驗者為多齋中設
守仁位晨起必焚香以拜來學者必令展謁其尊信
若此迨其晚年病世之學者崇虛見而忽躬行甚且
誤認不良之知而越繩墨以自恣慨然歎曰孔門教
人必以孝弟為先忠信為本其慮深矣故其論議必
依乎中庸切於日用而不為玄虛隱怪之談其善學
文成而採其未流之弊又若此陝洛間士聞其風擔

濟之志嘗語人曰吾輩誦法孔曾豈瓊、章句為哉
尤精於易澤江歐陽中丞撫江南延為塾師與論易
太奇之曰仕儀論易即田何復生無以過也越二歲
泰和歐陽德為南祭酒倡道金陵講明陽明之學因
往從之服習其教累年不歸稱為高弟繼從東廓鄒
守益緒山錢德洪龍溪王畿遊銳意研求謂聖人可
學而至歸築室聚徒日夕會文講道其間每論經傳
發揮入微談世務盡、若懸河指點人病痛輒中膏
盲聞者多所興起或至泣下以故無論遠近悉造其

家學焉南都江浙吳楚之間所至公卿咸折節加禮
貴者忘勢長者忘年有河汾之風祭守已嚴介毫無
私請從者亦莫敢干以私廣德張守聚徒百餘敦請
主教未數旬多士翕然興起臨行以百金贈之祭辭
曰吾得英才而教育之足矣堅却一無所受或勸為
子孫計笑曰終日營、為兒女謀吾實恥之事母至
孝每夜必聚兄弟子姪環侍母側病則親供湯藥污
必躬必躬滌不遺諸婢務得母歡心母嘗語人曰某
兒在家即病可勿藥而愈也事二兄敬畏夾持弟棣

尤母所鍾愛祭孳之教而成造之母病篤夜跪籲天
願以身代及卒哀痛踰常三年戚容不改築永思山
房守墓不離尤敦睦宗黨著張氏家規遇不給者隨
其所有助之歲值荒歉百計賑貸族有子弟之才者
多方誘引自是張氏內無訟外無侮文學之士彬
出焉與朋友處每以名節道義相勗淫人莫不踴躍
思奮風氣日振相與捐貲建水西精舍延致海內名
儒講論無虛日由是水西之會名天下祭倡之也祭
之學以孝弟為本以名節為重以收歛精神為切要

以對景磨瑩為實功以萬物一體為志願以繼往開
來為準的性資英邁精神爽朗即意眉睫之間能轉
移人心真有囊括宇宙睥睨千古之意一時見者傾
心聞者景仰雖微有英銳之氣而為世扶名教之心
識者怕諒之焉

張元忬

張元忬字子蓋別號陽和浙江山陰人父天復太僕寺卿元忬生而古貌魁然稍長好讀書其母憐之戒

無溺音於學元忬乃張燈幕中俟母寢夜誦不令母

如總角時獄負意氣數矢口談國政得失人物臧

否天復故抑之不答也會楊繼盛死元忬遙為誄詞

慷慨泣下霑襟天復乃色喜大奇之嘗讀書至朱子

格致篇輒乙其處而沉思已聞王守仁良知之說遂

潛心理學嘉靖戊午舉於鄉教上公車不第下帷龍

山之陽喟然嘆曰聖賢學自有真曲士抱蟲蛙之見不務即心證聖而猥踵其下風何陋也天復嘗副漢臬擊武定畔夷有功忌者中以蜚語卒從吏訊元作身披萬里赴逮於滇已復馳如京白狀當途者比有詔免天復官歸越復馳如越獲及門血綫、滅趾天下聞而哀之庚午游太學明年舉南宮射策賜狀元及第授翰林修撰元忤自以遭逢聖明釋躋取上第廩日期有以自樹日橐筆守官下蒐羅金匱憲典而研究之詞林故清署史臣第雍容以文墨相高稍

涉事輒引代庖為解元忤獨聚徒講求世務人才相與籍記之戶外屨常滿每抵掌論天下事不為昔鼠兩端嘉靖元年請進講列女傳於兩宮以修二南之化不報奉旨教習內書堂元忤曰若曹星近皇位當善自愛勃貂管蘇非人乎乃取中鑿錄自為條解又作訓忠諸吟令歌之皇子生元忤奏書告楚藩因上佳廬浮沅湘還取道武夷所至多題咏已過家省母、趣之復命元忤乃行固不樂比出境忽心動馳歸、五日而母病竟不起人以為孝感云丁亥

起家用詞林久次超為春坊左諭德兼翰林侍讀學
士充經筵講官既入侍金華退而嘆曰明主方致
致向學嘔喻受講臣風勸而講臣不竭忠畢智以迪
宸聽非夫也每喁然盟心待對莫有所感孚為初
上御曆覃恩元忭即疏白父寃狀請以恩及已者移
之父詔予天潢冠服至是復申前請忭旨格不
行元忭仰天泣曰吾不可以下見吾父矣武定之後
吾父躬擐甲冑斬首虜千級口碑具在乃今幸事
明主而不能為父洗寃長負君親吾死為後益元

忭常深念兩世登朝父建功不酬志以歿願以身代
父報國而卒且徼國恩報父故終其身有緹縈
之恨竟以此鬱致疾一革願弟子呼陛下者再
又曰朝廷亦多有人遂卒平生雅志聖賢之學一宗
陽明然不空事口耳顯務以實踐為基嘗曰知善知
惡是良知為善去惡是格物近世學者徒剽文成之
外郭耳又謂朱陸同源而未流乃岐之非是手摘考
亭所論者與文成意符者彙集之題曰朱子摘編以
祛世儒之惑持操端介絕不喜媮媮事人然坦焉躡

中庸之庭亦不欲以奇行自見其進也出江陵門下當其炎、時早者蟻附高者鷲鳴元怍獨不隨不激有以自守嘗語人曰某門人也早囊白簡之事當以待他人乃若喪請留病請禱某即疾弗為之矣里居數年私刺不及公門然事關公義則侃、無少避天性孝友侍父母疾湯藥非口所嘗弗進比卒樂、毀瘠喪葬悉遵古禮盡華燕賓宗佛諸敬俗越人化之居常飯脫粟衣浣補而賑施宗黨若弗及其文章春容尔雅粹然一出於正初天復作山陰縣志未成元

怍續成之已又創紹興府及會稽縣志義嚴衮鉞足稱一方信史他所著有雲門志畧山遊漫稿槎間漫筆行於世又有不二齋稿志學錄讀尚書考讀詩考讀史膚評皇明大政記藏於家

逸史劉振曰越人為余言始元怍族人夢文昌降而元怍生其後龍山鳴而及第又其後龍山暴裂長史夢文昌墮而元怍歿始終殆闕天地氣數夫天地寔鍾其氣數以生乃竟早歿使功業不顯抑又何也豈非以其三言三德自有不朽者在耶詩不云乎鶴鳴

九臯聲聞於天君子亦務聞修質行而已矣必節
我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耿定向

耿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安人舉嘉靖丙辰進士擢監
察御史時吳鵬秉銓與嚴嵩比濁亂政定向抗疏論
罷之嵩為奪氣出按閩西諸所薦舉後多為名卿比
還京行李蕭然或餽以石經慮疲役夫卒留之境出
作留經記壬戌改督南畿學不以青紫業薄待諸生
而誘進以古學留都故多好修特起士定向首得數
輩以正學印之當其忘言默証洒然一笑不啻曾唯
顏喟二程之吟美以歸也有馴行異寺皆拔之儕伍

中檄有司禮聘入試里巷小民刻以聖諭六條而謂童子虛明當養以正至社學師不難拜而敦遣之故自膠庠以達里塾家誦戶弦彬彬比於鄒魯矣輶車所至十四郡隨亦興起乃構崇正書院延四方未學之士而卽邑茂異亦時召就學獎拔善類每投揭政府錄用之人無知者秩滿陞大理丞嘗劾大學士高拱褊狹之大臣度拱以此憾之謫為州判拱罷荐起累遷苑馬寺少卿陞右僉都御史丁內艱去是時張居正以奪情起復與朝士構而于定向漸異及服

闕薦用巡撫福建定向寓書諷其還諸諫臣不能用會復丁外艱去居正尋敗臺省交薦補都察院協理僉都御史晉左副尋轉刑部侍郎陞右都御史申臺規救三撫臣抑新建風聞彈事者朝論避之陞戶部尚書總督倉場八疏乞骸予告歸家居七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子少保謚恭簡所著有庸言奏疏牘草應迹碩輔寶鑑先進遺風敷學商求小學新編閨訓禮纂收要編譯異編儒宗傳大事譯學彖觀生紀詩書行於世學者稱天臺先生定向少偕友生講業即以

興起絕學為己任自新建而後談學者徧海內顧或
參以意見或蕩於情慾皆影響良知與新建鑿定向
究其敬而折衷之嘗謂學先志以悟而入以修而証
又謂學有三關四証語具在集中平生乞不厭不
倦在朝在野無一日不與朋友相切磋兄弟門人無
一語不以學問相究竟由越中以進之涿泗卒澤於
道德醇如也及既歿遠近同志皆為位以哭留都既
祀之名宦復建祠武勝橋西南諸生以時瞻拜宇下
至低回不能去云

王敬臣

王敬臣長洲人也幼讀詩至野有死麕章廢卷曰孔
子放鄭聲而是詩胡為存哉必漢儒誤拾其已刪者
宋儒承陋而不能辨耳其父庭不能難也庭為國子
博士敬臣年十四隨侍長安誦四箴註怡孔子求仁
之旨而嘆曰學在是矣心者動之主心無妄念則非
禮之動安從生夫天下之事未有不揖於此心至其
体習而心忘則至精所感盪而神理為之曲中如輪
扁之斲規矩其糟粕也由是居處必以禮自準

雖燕褻必正襟危坐無惰容踰數年歸遂執贄從
山魏校遊時學者大抵以文章奇傑相競而敬臣獨
澄心默坐曰學不聖賢雖虛詞凌厲君子不貴也敬
臣性醇粹幼失掬事繼母郁氏甚謹郁性卞急減獲
稍拂意即洗瀆至毀器敬臣多方宛解之不聽則跪
而進湯郁擲之地因入室敬臣蒲伏待命未得輒達
旦不敢返寢祖母得老疾敬臣進匕劑逾月不解帶
既沒標踊號泣如孺子慕至見父則拭淚不敢為毀
容庭叅藩江右歸敬臣嘗擊鮮邀客過為親娛不令

知所由置庭每出飲必逢衣大冠送於中堂戒送者
謹侍之迨歸雖夜分必擁篲迎於戶或風雨則送諸
途已酉歲得寒疾劇甚見所倚養微傾曰此非得正
而斃也侍者整之將歿嘆曰長者存堂而身先蒿里
哉歿逾時復蘇經旬而愈其妻失驢於郁敬臣曰身
不行道不行於妻子閉戶省愆不御內者十有三年
郁氏卒終喪三年未嘗見齒人不知為繼母也敬臣
鮮兄弟友爱群從病瘡如其身諸表姪率子視焉關
館舍勵旃學婚嫁必任之至其自奉則終歲單絀脫

粟耳一日命僕以銀器質子錢家逾平贖之而其人
誤與金器促僕還之其人勞僕以布僕不受也曰主
行德而我碩為利乎其能以德化人如此黃安耿定
向督學南畿高其行誼超格貢馬初敬臣嘗謂議論
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杜口不談定向
勗之曰子須以言論橐鑰後人聖賢無獨成之學俗
雖蔽不可諉也由是多所勸諭五十以後弟子未泛
游者數百人咸刻厲相責課一意事聖賢學不為兩
端自解諸生辨論鋒起敬臣徐以約言定之莫不渙

然冰釋嘗云學者不可標立門戶門戶若立增長言
詮為弊滋大吾道至公至大惟不見乎道則有是非
有彼我苟見乎道則方寸大觀物無不可萬派并枝
不離於一又何是非彼我哉其於學無所不窺而猶
以慎獨為標的曰聖賢論學總先於慎獨身體之自
可見慎獨之要研幾審則盡之矣幾善惡也研之而
後知否則或混於惡矣則帝衷也審之而始得否則
雖善而不精非天命人心之本体矣又謂親長之際
衽席之間慎獨之基本也薄其基何以成九仞之山

成其本何以發干霄之木又曰學者眼界不高則不
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則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
則不足以負荷無窮聞其言者興起甚衆吳倍慕魏
晉放逸恣睢儀檢敬臣壹繩以法冠婚喪祭儀節品
式準於家禮遠近相倣雋者不敢蹈厲而拙者有所
遵循自是風俗一變教臣檢押若處子而諄切誨人
則踰嚴師其與門弟子所稱述皆庸言庸行無有驚
世駭俗之論至於優而柔之曲而暢之使人日改月
化而不自知則有出于言語動靜外矣嘗謂華亭馮

時可論文曰弁州四部吾惧其啓學者以靡聞也徐
迫功著撰甚富而行者三四卷吾貴其能捨矣彼不
能捨者有三多欲好勝自是而不知有是三者斯賊
道哉又曰六經文之本也今之為文者舍六經而效
子史本之則無譬之祠惡池以為河祠配林以為岱
何當耶諸生有專事靜坐者有汎覽子史者敬臣曰
靜坐則繫心博觀則奪志豈所謂主一無適而通達
萬變者哉學者咸尊信之稱為少湖先生晚用薦除
翰林院博士以壽終于家所著有婦訓家禮纂行于

世... 士... 言... 錄... 卷... 第... 頁... 夏廷美... 繁昌... 張緒... 主... 教... 繁昌... 招與講學... 一日緒號於會眾... 曰夫為學... 為人... 也為人... 須求為真人... 毋為假人... 廷美... 憮然內省... 曰吾平日所脩持為人者... 得毋未真耶... 時... 循省求所為真者... 陰慶庚子偕教友訪耿向定... 于天窩天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論其貌... 肯凡感念... 淚數行... 下... 辭... 歸... 跪而請... 益定向曰... 白下有焦子弱... 侯者可往與資切之... 既歸... 返焦... 耘游... 因漸知向裏... 久

夏廷美

夏廷美繁昌人下里田夫也性孝友忱恂里人敬信

之甌山張緒主教繁昌招與講學一日緒號於會眾

曰夫為學，為人也為人須求為真人毋為假人廷

美憮然內省曰吾平日所脩持為人者得毋未真耶

時，循省求所為真者陰慶庚子偕教友訪耿向定

于天窩天中與處踰時一日忽對鏡論其貌肯凡感

念淚數行下辭歸跪而請益定向曰白下有焦子弱

侯者可往與資切之既歸返焦耘游因漸知向裏久

之自信得自然旨趣以書抵法商正法報書曰要自然便不自然可將汝自然拋去他方世界也廷美聞而有省謂其時胸中若然如洗云廷美故未事詩書至是始請於法將讀何書曰讀四書可乃日取學庸論孟次第咏誦時以己意詮解萬曆戊子曳杖訪定向于留臺曰此以焦先生教讀四書閱諸註釋中更不了了儂第以正文及身尋繹覺有會處敢以質焉中庸曰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竊謂仁者人也人原是天人不知天便不是人如何能事親稱孝子又論語

所謂異端云者謂其端異也吾人須是研究自己為學初念其發端果是為何乃為正學今人讀孔孟書若祇為榮肥計便是大異端如何又關異端又曰吾人須是自心作得主宰凡事只依本心而行便是大丈夫若為世味牽引依違泛物即名學道者不能自信本心勦襲紙上陳言挨傍别人口吻此皆孟子所云妾婦道也又一日侍忽喟然問曰天理人欲不知誰氏作此分別儂反身細求理亦人欲也定向聞之大為嘆賞曰嘻叟能及此耶難言之矣廷美又嘗謂

茲曰吾讀孟竊思孔孟之學同其道同乃孔子為至
聖孟子何未能與擬蓋嘗疑之近日反覆誦思如論
語篇中孔子自謂未能者七謂何有於我者七乃孟
子七篇更未見有此類語意毋乃孔孟之所以別乎
非與叟諸詮解多類此倘所謂以我觀書非以書博
我者哉又一日白下同志會有人詢良知指意一友
曰良知非究竟宗旨更有向上一着在無聲無臭是
也廷美起立抗聲曰良知曾有聲臭耶定向聞之大
聲嘆曰近學之蔽子虛無見也陷而離矣叟乃見及
此哉惟昔茂叔之孝初平近代文成之於王心齋董
從吾皆以贖然野老坐進此道而英敏才雋博聞強
識者反遜焉彼皆空言故也吾黨可省已

馮子咸

馮子咸字受甫別號本軒臨朐人再舉進士不第遂
 退隱於治水之上以紹明道統為己任初泛頌翁冀
 鍊聞濂洛之學斷以聖賢必可為以莊敬自持一切
 積習力祛之世俗所共趨力矯之曰勿目廣大為開
 濶勿目放恣為洒落又寸寸而已世以為拘吾無
 恤焉丁亥讀書於宋莊時靜坐久之自得曰道在
 是乎吾向不識虛靈之体而從事於莊敬若微纒然
 者故去道遠夫學須靜信矣其大旨務在識心体而

涵養之以推及於親身應務皆設誠而致行焉子成少失怙事母甚孝母病食不知味寢不解帶逾年卒哀毀骨立泣盡繼以血餘息僅屬舅氏貧不能自存子成薄田數十畝常減口食以奉之奉事之如諸父体居常嘆俗夫世敗始于礼亡欲酌古今纂為礼書推行宜自宗族始修家庙定祭儀立族約設好會名曰敦睦曰凡我兄弟無相遠也以傳之子孫世世春秋伏臘無使有廢祀母敢不躬詣母敢怠不如礼事兄長甚恭撫子侄歎為至必教之以正治家宗顏

氏家訓常以義勝躬秉耒耜佐以陶冶自食其力人饋之無所受曰恐吾無以報之恤困窮視義所安無敢過曰恐吾無以繼之居于冷水貧民環而依之者百餘家癸巳歲大侵子成身為倡宗族兄弟與其鄉大姓皆出粟貸貧民親劑量其多寡貧者遂予之貧而有地可耕者予之而取償於豐年明年稍豐鄉人爭還粟裒而聚之設義倉以備荒凶喪者亦得取給焉與父老約各以礼義訓其子弟無敢干有司法鄉人率其教多為善良與人處初落不可合久乃益

親客至不張具班荆而語刈蔬而食之與士言士與農言農無餘言有一善亟稱謝之有過婉詞正之告之以過未嘗不受也曰責我者是以全人望我也不然則視我為庸人也我亦不敢待人以庸人凡其所稱謂與所責讓者退而皆自喜也及子咸卒耕者陶者負瞻者皆掩淨即四方之士不識面者聞之亦為咨嗟太息云所著書如日進劄記自警私錄耕餘筆談讀札抄往有深識精詣然不欲以著述名或謂子咸何以不就省試曰禮異翹弓情非捧檄何僕

公車自炫鬻為然則謁選乎曰古道之亡也久矣不量鑿而正柄祇取辱焉或問為學曰須剛須怕不剛不決不怕不久問敬曰惺之謂敬檢束非敬也問廉曰靜則廉問應事曰凡事歸之當然欲高人則害本俸問處人曰和氣誠心不可出理之外問立身曰有志士不忘在溝壑之意則能立矣事無與人相干涉則洒然矣鄉人皆好之如何曰徇俗者無志問處小人曰不惡而嚴能自守也自守可以化小人不然即為所化矣平居論學以程朱為歸見近時喜談佛

老雖舉一世泛之意不謂是而其所宗以為真是者
雖百折不易也友人鍾淑濂稱之曰貞不絕俗隱不
肆志孔門四科虞廷九德其人乎學者稱為貞靜先
生歿時年四十有九

羅汝芳

羅汝芳字惟德別號近溪江西南城人生甫三歲偶
念母而啼父抱之即止隨思曰心一耳何苦樂條變
乃尔為展轉追尋不置五歲從母授孝經小學諸書
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人須力追古人於
是一意以聖學自任一日誦薛氏語錄云萬起萬滅
之私亂吾心久矣當一切決去以全吾澄然湛然之
体遂焚香叩首天心力行數月而体未復乃閉關臨
田寺几上置鏡與盂水對之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

成疾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循其言求之病即愈
入省赴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違危病生以得失能不
動心山農不許曰是制欲非体仁也汝芳曰非制欲
安能体仁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
而克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体仁何苦直截
子惠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之息也汝芳豁
然如大夢忽醒遂于稠人中稽首師事焉嘉靖癸卯
舉於鄉甲辰舉會試曰吾學未信未可以仕不就
廷試歸而尋師問友周流四方者十年建溪姑山房

以待四方講學之士楚人胡宗正舊以文學受業至
是聞其易有傳也迎致之執弟子禮宗正喜使息心
而深思之謂曰若知伏羲當日泛平地著此一畫耶
汝芳略為解說宗正不應徐曰障緣益增本真益昧
如是三月然後以易授焉嘗苦格物義難曉乃錯綜
前聞互相參訂每有所見則以請正其父父不為釋
然三年之後一夕忽悟心甚痛快直趨父榻前陳之
父亦躍然起舞曰得之矣得之矣因回憶往年從師
學道徒成畫餅飢飽了無干涉癸丑北上過臨清忽

遘重病倚榻而坐夢一翁來言曰君身病康矣心病則未也汝芳不應翁曰君自有生以來遇觸而氣不動當勸而目不瞑擾攘而氣不分夢寐而境不昏此君心痼也汝芳愕然翁又曰隨物感通原無定執君以宿生操持太甚遂成結習君今漫喜無病不悟天体漸呿豈惟心病而身亦隨之矣汝芳大驚伏地叩謝汗下如雨汝是執念漸消隨入京赴廷試初任為令入為部郎出知寧國府所至不事刑朴惟以化育人才為功課一時彬彬有絃歌風歲大計以守文

親見大學士徐階之勞之曰我初不欲煩子以郡事由今觀之更有實用也汝芳起謝且請曰先生加意於某不過為世道計如推此意以及同志天下斯文尤幸階默然良久曰古今事亦有不由己者即如狄梁公反周之志固堅而所托則張柬之柬之時已向老倘沒在武后之先志且奈何汝芳毅然曰先生此言知東之不知梁公階曰我何以不知梁公汝芳曰梁公以人事君則所舉柬之亦必以人事君者也武后先沒成事固在東之即不然東之雖去而柬之所

舉亦自有在夫復何憂階首肯汝芳復曰宗社以人心為本今來朝兩司郡縣多極一時之選所患學脉不端則心事難一先生趣此合并一番令其向往不差則終身德業豈不益光明俊偉也哉階躍然喜翌日太會靈濟宮汝芳媿、發明音吐洪壑興起者不可勝數迨即未幾丁父艱奔歸士民悲號不忍釋有步隨至旰光者家居四方來學者日衆癸酉起復入京見大學士張居正問山中功課對曰讀論語大學視者是有味耳居正默然補東昌知府治東昌如家

國未幾遷雲南副使為開水利墾城濠省徭役政服召同志講學信泛益衆轉藩叅齋捧入京禮成遂請告出城同志留集廣慧寺論學居正惡之嗾言官疏劾致仕歸復與諸門人走安成浮劍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益張皇此學戊子八月偶示微疾與門弟子講學不倦一日夙具冠服禮天地祖考端坐中堂弟子環侍請教曰徒言也 不是道滿前洋溢俱是發育峻極左史萬賓蘭問疾命具紙筆手書曰此道炳然宇宙不隔分毫故人已相通形神相入不待言說

古今自直達也。後未見之，不到往，執滯言，詮善求者一切放下。放下時更有何物？自是絕筆。明日為九月朔，盟櫛出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各微飲，隨拱手別。諸生曰：行矣。諸生懇留，盤桓一日許。次日命諸孫掖至，止寢衣冠端坐而逝。年七十有四。門人私謚曰明德。

楊起元

楊起元字貞復，廣東歸善人。父傳芬，少泛湛，若水遊頗得白沙宗旨。起元自幼聞正學，舉止莊重，言動不苟，弱冠補諸生。值寇賊起，焚劫郡縣，起元為亂兵所掠，泛容賦詩自若。賊異而釋之。隆慶丁卯舉鄉試，第一。三試南宮不售，乃遊金陵，下帷積學。邂逅江黎允儒，與語，胸中豁然。詰曰：公何所得？此曰：吾師羅近溪先生。起元遂與允儒相榻者半年，不忍別。明年丁丑舉進士，改庶吉士。適汝芳以事至京，遂稟學焉。已

卯授翰林院編修丙戌因冊封崇藩歸省還朝取道
 盱江執贄謁汝芳浚姑山房往復叅証因大悟性命
 之宗曰乃今如客得歸矣因次汝芳會語為荅問集
 又摘其論仁者為識仁編日諷誦之并示學者丁亥
 進修撰戊子校士八閩試策大發所學同志爭傳誦
 之己丑遷國子監司業辛卯晉司經局洗馬充從筵
 講官上崇聖志勤聖學疏壬辰丁外艱服闋起國子
 監祭酒丙申晉南京禮部侍郎修皇陵功成奉命
 祭告至中都士大夫暨師生來問學起元即中庸首

章反覆開諭中多興起者丁酉秋因災異浚上恭勸
 勤學既起元嘗語學者曰窮而道明惟我孔子達而
 道行惟我太祖太祖以斯道重造乾坤而乾坤沐
 浴于光天化日下者不知誰之功此太祖所以為
 大也因取祖訓重譯其旨及御製集刻行之於其中
 稍為詮注取洪範語名曰訓行錄擬上未果遷南吏
 部戊戌召為吏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未行而母卒
 於官舍扶櫬還鄉己亥八月營葬事躬荷畚鍤哀毀
 之餘感寒疾而卒年五十有三起元事親孝與弟友

厚宗族閭黨人有過身不款聞而惟就其所善獎成之僮僕有違亦不加鞭朴微以意諭戒之而已一聞近溪之學銘心刻骨無頃更忘雕一小像出必告反必面歲時約同志祭奠於所居四方之士受學者履常滿戶外起元随机指授人人躍然意滿而去持論以明德親民止至善為宗而要歸於孝弟慈謂孩提不學不慮之良心即聖人之不思不勉耳目手足之生、即心愚夫愚婦之知能即聖氣稟物欲皆明德之寄寓共觀共聞即不觀不聞之本体大抵皆本父

師之言而推衍之聞者始而疑中而譁以辨久之群然服者以其言取成於心非世儒矯強義襲半塗而廢者比也所著有證學編楊子學解論學存句稿楊子格言楊子政序輯白沙語錄證道書義考書行于世學者尊之曰復而先生

...

...

...

...

...

